《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三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三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第三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風雲傲劫

柳殘陽

小說專輯75

《第三冊》

風雲傲劫

第三册

梁羽生 著

紫面漢子冷聲道：

「你敗的一塌糊塗！」

嗯，鐵老爺子苦笑道：

「兒子死了一個，一個斷了一條臂！」

紫面漢子哼地一聲道：

「那是活該，鼠王交待過鐵情，如無萬全把握輕易不得出手，別忘了，大右使就是這樣栽的……」

鐵老爺子憤憤地道：

「告訴鼠王，鐵家堡和他聯盟的結果是栽的更慘，在我們最危機的時候，鼠王可曾派人前來增援，而你這個左使更是跑的不見人影！」

大左使和大右使同爲鼠王的左右手，大右使栽在關山月手裡，鼠王認爲是畢生之恥，如今又派出了大左使，可見鼠王要爲大右使和神力法王之敗尋回失去的恥辱，大左使的面色一掠，道：

「你居然敢將失敗之錯歸咎鼠王，老鐵，擅自行動已違幫規，鼠王還沒有追究你擅動的責任，你還怪鼠王，老鐵，你不想活了。」

鐵老爺子長嘆一聲道：

「告訴鼠王，我要血刃姓關的……」

大左使冷冷地道：

「你能付出那麼高的代價麼？」

老鐵咬牙道：

「說吧，他要什麼？」

大左使嘿嘿地道：

「要你們鐵家堡的傳堡之寶！」

鐵老爺子大掠道：

「金戟！」

大左使嗯了一聲道：

「天下都知道鐵家堡的傳家金戟是令尊當年有恩於武當少林，這兩大派門主爲表示感激共鑄金戟爲念，做爲鐵家堡在江湖上行走的符令，鼠王對這玩意十分有興趣，不知你老爺子肯否割愛——」

鐵老爺子聞言全身直顫，那是老父傳下來的東西，他曾窮落魄過，也曾挨餓過，但，他決不曾出賣過金戟，少林武當也曾設法向他買過，他總不會做出賣祖求榮的事情，如今，鼠王突然提出了這個要求，他震顫了……。

鐵老爺子咬牙道：

「不行。」

大左使嘿嘿地道：

「那就不勉強了。」

他起身一抖大斗蓬，人已往外行去，鐵老爺子望著這個漢子的背影，混身泛起了一陣顫抖，面色剎時變的蒼白，這正如一個即將溺斃的人，伸手已摸到一塊板子，而那塊木板又被一個巨浪衝開了。那種惶恐和不安是非言語能形容的，鐵老爺子想爲兒子報仇，但，目前的力量太單薄了，鼠王是個魔鬼，唯一能達成他心願的魔鬼，如今，連這個魔鬼都要離開了，他怎麼會不慌張呢……

鐵老爺咬牙道：

「慢走了！」

大左使一面笑道：

「你願意了。」

鐵老爺子瞪眼道：

「他要金戟幹什麼？」

大左使冷冷地道：

「鼠王只問你願不願意，至於用途，便不要問了。」

鐵老爺子咬牙道：

「好，我給他！」

大左使嘿嘿地道：

「痛快，老爺子不愧是個快人！」

鐵老爺子冷冷地道：

「東西我願意給他，不過，要有條件！」

大左使一怔道：

「什麼條件？」

鐵老爺子冷冷地道：

「拿關山月的人頭來交換！」

大左使面色一沉，道：

「老鐵，你太不爽快了，鼠王是個討價還價的人麼？」

老鐵沉默了，他知道自己這項要求是落空了，鼠王何許人？豈是個容易應付的人……

想了想，鐵老爺子長嘆道：

「只要能給我兒子報了仇，什麼代價我都付……」

大左使嘿嘿地道：

「鐵老果然識相，想想看，殺手門、萬字幫、大右使、神力法王，那個不是响噹噹的人物，結果呢，還不是全栽在姓關的手裏，鼠王肯出面已經不容易了，只怕天下能宰了姓關的也只有鼠王一人了……」

鐵老爺子面色鐵青的道：

「但願他能！」

大左使幌身笑道：

「不但能，而是一定能……」

人一晃，身影已沓，鐵老爺子依舊坐在黑暗裡。

河水清清，鵝石壘壘，而魚兒在河裡邀游……

小舟三兩，在河面上飄盪，這眞是個清怡的小河，阿諾坐在河邊的細砂上，望着河裡的小武，那種不可言諭的父子之情，從這個一介武夫的臉上流露出來，小武雖然只是個孩子，從小在河

邊長大，那滑溜的身子，敏捷的身手，連阿諾都覺得這小子眞能呀，小小歲數已是水裡逞雄，將來前途不可限量！

小武在水裡向阿諾召手，道：

「爹，下來呀！」

阿諾笑道：

「我去喝酒啦，你關叔、李叔，還有老丁都在等着我去喝兩杯呢……」

是該喝一杯了，慶祝他們父子團圓……

小武揮手道：

「去吧，爹，我玩一會兒就回來。」

小武自小在這條河裏長大，夏日裡，幾乎天天都在這裡戲水，阿諾哈哈一笑，人已去了。

小武獨個在河裡翻滾，追逐魚兒，戲弄小蝦，他高興的一直游到夕陽西下，才從河裡爬上岸來。

河邊。

早已站著一個全身黑衣的老頭子，這老頭子一雙三角眼，厚厚的大嘴唇，枯瘦的像個風竹，但，一雙眼裡却炯炯有光，望着小武，望着他上岸！

小武眨動著大眼睛，道：

「大爺，你怎麼一直望着我！」

那黑衣老人呵呵地道：

「小朋友，你叫小武！」

小武一怔，道：

「你認識我！」

那老人淡淡地道：

「我還認識你爹，他叫阿諾，我也認得你娘，她叫桂花，小武，我說的對不對……」

小武點頭道：

「對，對，大爺！你一定是我爹的朋友……」

黑衣老人搖搖頭道：

「小武，你愛你爹，還是愛你娘……」

小武一怔道：

「我兩個都愛！」

黑衣老人正色道：

「如果只能選一個呢？」

小武咬牙道：

「我兩個都要，喂，大爺，你問這麼多幹什麼？」

黑衣老人嘿嘿地道：

「小武，瞧瞧那棵樹上，那是你娘，你想不想救她！」

小武轉頭一望，果見在那棵大槐樹上吊著一個女人，兩個持刀的漢子分立在那女人的身邊，他看的心裏大寒，拔起腿來向那女人奔去，叫道：

「娘！」

桂花滿面淚痕的轉過臉來，尖叫道：

「小武，別管娘，快找你爹呀！」

小武還沒跑兩步，已被黑衣老人抓住了，道：

「你要你娘的命，就聽我的話……」

小武瞪大了眼睛，道：

「你要我做什麼？」

黑衣老人冷冷地道：

「很容易，把這個盒子交給你關叔叔，我就會放了你娘，這點小事換你娘的一命，划得來吧。」

小武正在懷疑中，黑衣老人已塞進他手裏一隻小木盒子，他小小年紀，只知道母親落在人家手裏，惶亂的只掉眼淚，這刻，黑衣老人只是叫他轉交個東西給關叔叔而已，他小小心靈可想不到人心陰詐，捧著那個盒子，唯恐掉在地上，顫聲道：

「你不騙我！」

黑衣老人嘿嘿地道：

「如果你關叔叔收不到這個盒子，你娘的命就會沒了，我先告訴你，你要小心點，如果你辦砸了，你爹和你也別想活了。」

小武含着淚轉頭道：

「娘，你等著，我會來救妳……」

他只知道娘落在壞人手裏，他一定要把娘救出來，只是送個小盒子給關叔叔，這並不是困難的事情，關叔叔就是不喜歡這個小盒子，了不起扔了它，小武天眞的想着，跑着，一路向老丁的宅子裡奔去！

划拳聲、吆喝聲，從屋子裡傳過來，小武抹了抹頭上的汗水，輕輕推開門了，滿屋子的叔叔

伯伯，全部的目光都望着他，他有點惶亂，八通和尙呵呵地道：

「小武，過來，吃塊肉！」

阿諾也笑道：

「兒子，坐爹這邊，累不累……」

小武小心的坐到阿諾的身邊，嘴裡還含著八通和尙送來的一塊肥肉，那硬嚥了下去，望着關山月，道：

「叔叔，這個給你。」

關山月伸手接過來，道：

「這盒子很漂亮，不知道你要給我什麼？」

他看了看那個小盒子，輕輕掀開了，嗡地一聲尖叫，一隻黑色的飛蟲向他手上叮去，關山月只覺手掌背上一疼，哈哈大笑道：

「好呀，小武，你逗叔叔！」

老丁神色變了，大叫道：

「屍蟲……」

夏日屍蟲，七七四十九天屍變產生的黑屍蟲，是一種咬人卽死的屍蟲，老丁這一叫，全部的人都掠楞了，眼看著那隻黑色小飛蟲咬了關山月後，嗡地一聲撞在牆上死了，阿諾一脚將它踏的扁扁的！

關山月神情已變，道：

「眞想不到一隻小蟲子有這麼厲害！」

右手已麻痺，半條手臂已浮腫的透黑了，小武早已嚇的楞在那裏，他連哭都忘了，他只是想不到黑衣老人爲什麼要害關叔叔，如果關叔叔死了，自己豈不是……。

阿諾的臉變了，吼道：

「小武！」

小武顫聲道：

「爹，我！」

阿諾冷冷地道：

「從那裏弄來的？說。」

小武終於哭了，顫聲道：

「是一個大爺叫我交給叔叔的……」

阿諾憤憤地道：

「小武，咱們家雖不是忠義之士，但決不做害人之事，你小小年紀就會讓人利用，做出這種不仁不義之事，我們父子的緣份也就到此了！」

小武泣道：

「爹，我不敢了。」

阿諾暢聲慘聲道：

「我知道你不敢了，以後也不會再做了！」

小武含著淚點點頭道：

「我不會了。」

阿諾伸手抱起小武道：

「來，爹帶你去個永遠也不會做壞事的地方！」

阿諾眨上一片慘然，眼裏透著一縷淚水，這條至情至性的漢子從不會掉眼淚，今天兒子讓他掉了淚，他緊緊的抱住小武，向屋外踏出去了。

老丁吼道：

「阿諾，你幹什麼？」

阿諾頭也不回的道：

「我要讓他知道背信忘義的結果，我也要讓他知道做人的基本道理，老丁……」

阿諾哭了，阿諾嗚咽了，他痛苦的哭了。

老丁顫聲道：

「你要殺了這孩子？」

阿諾大聲道：

「難道留下他再害別人！」

小武終於明白爹要幹什麼了？他嚇得臉色蒼白，小眼珠裏染上一片恐怖之色，他緊緊摟著阿諾的脖子，淚水沾在阿諾的臉上，顫聲道：

「爹，我不要死，我還要孝順你呀！」

苦澀的舐了舐嘴唇，阿諾也哭道：

「爹也不想你死呀，可是，關叔叔是爹的好朋友，你不能害他呀，小武，咱們不可失了義氣，你害人，就該受處罰，爹是告訴你做人的道理……」

小武大叫道：

「我是爲了救我娘呀！」

阿諾一怔，震聲道：

「你娘，桂花她怎麼啦？」

小武顫聲道：

「給壞人吊在樹上！」

阿諾臉上一片殺意道：

「她活該，不忠不義的臭娘們，才會養出你這種兒子，爲了私利忘了朋友，小武，錯不在爹了！」

他想起桂花不守婦道，嫌貧愛富的行徑，心裏那股子怒火就如野草燎原般的熊熊燃起，邁開步子已衝出門外。

門外，响起小武的哭喊聲！

老丁快步的追出去，吼道：

「阿諾，給我回來。」

此刻夜已漸垂，一輪明月斜掛天上，老丁追出去，只見婆娑夜影裡，阿諾已將小武放在地上，小武已不會哭喊，瞪著一雙惊恐的目光望着他爹，阿諾彷彿已沒了神智，用他那柄大砍刀在草叢中挖出一個泥坑，老丁心裏一寒，快步上去，道：

「你要埋了這孩子。」

阿諾厲聲道：

「滾開，誰也不准管我家的家務事！」

老丁想不到阿諾爲了關山月受傷已完全失了理性，他心裡大惊，知道這個憨厚的男子一旦認定了事情，輕易不會改變，阿諾和關山月間，不但建立起那份生死與共的交情，他更將關山月當成神一樣的敬重，小武用屍蟲毒殺關山月，使他受了慘重的打擊，他只覺得自己兒子是個萬不可赦的小兇手，即使殺了小武也難解心頭的恨火，老丁是個淡泊名利，看破人間一切的高人隱士，他了解阿諾，也知道阿諾的脾氣，緩緩上前，道：

「阿諾，先別難過，小關未必會死。」

阿諾冷冷地道：

「我也知道他不一定會死，可是這孩子天生壞種，小小年紀就會害人，將來大了，豈不替人間增加了一個惡人，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死在他手裡！」

老丁嘆口氣道：

「你總要給他一次機會！」

阿諾黯然的道：

「他永遠沒有機會了……」

那個土坑愈挖愈大，小武跪在那裏，茫然似的凝視着雲空，老丁雖然飽經世故，遇上這種情形，他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只覺人世間最悽慘之事，莫過於今夜，父親活埋兒子，人間慘事……。

老丁苦苦相勸，阿諾就是不理，他舉刀挖坑，刀刀如飛，眨眼間，一個大泥坑已挖成了，阿諾回身去抓小武，老丁已攔在小武面前，大聲道：

「你瘋了。」

阿諾臉色一冷，道：

「我是瘋了，我阿諾上對天，下對地，決不會對不起我尊敬的兄弟，小武慘害我兄弟，他就是陷我於不義！」

老丁跺足道：

「他只是個孩子！」

阿諾把老丁一推，吼道：

「人小鬼大，幹盡壞事，這種小子留不得！」

順手一抓，已將小武抓在手裏，小武早已嚇呆了，連哭都忘了，這孩子十來年沒見過父親，想不到見面不久即闖了大禍，那份惊恐自非尋常，阿諾抓住了他，順手將他扔進了坑裡。

小武摔進坑裡，魂飛雲天，大叫道：

「爹，我不敢了，爹，我再也不敢了！」

阿諾頭也不抬的一刀將泥土向裏面一掘，泥沙頓時落向坑裡，可憐的小武手無搏雞之力，半張臉全是泥土，阿諾揮刀如飛，泥沙簌簌而落！

突然！

有聲慘叫道：

「夠了。」

阿諾驟聞這聲慘叫，不覺回頭一望，只見桂花髮絲披亂，衣衫不整的站在泥坑前！

阿諾冷冷的道：

「是你！」

桂花顫聲道：

「你要親手埋了他……」

阿諾吼道：

「我恨不得連你也埋了！」

桂花全身顫悚的道：

「我知道你恨我們母子，不過，我必須告訴你，他是你唯一的親骨肉，他死了，你永遠沒有兒子了！」

說完這話，向坑裡一躍，抱著小武，母子兩個人哇哇的哭了起來，阿諾本來那股就無處喧洩，此刻卻見背叛他的桂花出現，那股子沉悶已久的心緒更加紛亂，他只覺得這女人如蛇蠍、如毒蟲，若不將她埋了，眞是難平心中之氣，他用手拍泥土，用脚踢泥土，用刀敲泥土，只覺得能將這女人埋起來才能解開心頭之恨！

沙泥如雨，一蓬蓬的落在坑裡，而阿諾決無停手之意，他一邊鏟泥巴，一邊喝喝大吼，心情惡劣之極！

驀地裏，關山月站在不遠處！

那一臉的紫黑色，連雙唇都變黑了，老丁睹狀大駭，顫聲道：

「你，你！」

關山月沉聲道：

「阿諾！」

阿諾哇地一聲道：

「兄弟，我害了你！」

關山月大聲道：

「別怪小武，他是個孩子！」

阿諾憤憤地道：

「他不能害我兄弟！」

關山月冷冷地道：

「讓他們上來，不然，你我兄弟之情……」

他實在不想說出那種絕情的字眼，但，阿諾習性他太了解了，如果不語氣沉重，這個耿直的漢子決不會輕易改變主意。

阿諾忽地跪在地上，道：

「兄弟，千萬別……」

關山月正色道：

「你眞要和我恩斷情絕嗎？嗯？阿諾。」

阿諾惶然的搖頭道：

「不，兄弟，我聽你的。」

老丁已將小武和桂花拉出坑了，她們母子彷若死裡逃生似的，坐在泥坑邊嗚咽的哭了起來，

阿諾伸手拉過小武，嚴厲的道：

「你關叔叔已原諒你了，人生在世，千萬不能錯一步，輕則惹禍殺身，重則遺禍萬千，往後切記。」

小武抹了淚顫聲道：

「爹，我永遠不會再做錯事了。」

阿諾拍拍自己的兒子，父子倆抱頭痛哭了……

桂花忽地跪在關山月的面前，泣道：

「關少主，兒子爲了他這個不成材的娘，使關少主身染劇毒，我這個婦道人家知道對不住你，請你高抬貴手，原諒我們母子，我只擔心那幫子人會跟過來，他們已算準小武的計謀會成功，所以才放了我！」

關山月此刻時寒時熱的陣陣抖顫，他已感覺出屍蟲的厲害，自己雖然已運功暫時逼住那股毒的流竄，但，以屍蟲的毒害，他知道決支持不了多久，自己就會被毒所害，此刻，他並不畏懼自己的生死，只覺阿諾這個兄弟義薄雲天，爲了自己，甚至連兒子的情份都不顧，他仰天一聲大笑，道：

「他們來吧，看看關山月是不是那麼容易倒下去。」

老丁伸手摸出個白色葯丸，道：

「千年雪蓮丸雖不是解毒聖品，至少也能暫時遏阻屍毒的發作，關少主，你先服下，咱們只要找着九辨還魂草就可解了這種毒！」

關山月順手將千年雪蓮丸吞進腹中，只覺一股清涼順口而下，他的精神隨着一振，忽冷忽熱之感頓消，但胸口還是悶悶的。

阿諾著急的道：

「老丁，九辨還魂草在那裏有？」

老丁苦笑道：

「我只是在聖房歧簧一書中看過此段記載，並不知道產處？」

阿諾一擊掌，道：

「媽的，那有個屁用！」

他的語聲低落，老丁的神色突然一變，神情凝重的瞪着遠處，關山月卻似無事似的，淡淡一笑道：

「老丁，他們也應該來了。」

一連串的破空之聲隱隱而至，隨着這陣衣袂聲，七八道人影已向這裡飄落，小武一眼就看出

帶頭的那個枯瘦老者，大叫道：

「爹，是他叫我把那個盒子交給關叔叔的。」

阿諾抄起大刀，罵道：

「媽的，這個老賊……」

他一顫手中大刀，人已躍了出去，厲聲道：

「無恥的東西，居然利用小孩子！」

他一刀揮出是極盡全身功力蓄勢而發，滿以爲自己這一刀雖不能劈死這個老頭子，至少也會讓他受點傷，那知道這老頭子順手一掌推出，居然將阿諾的大刀硬給格開了，不但格開了，還震得阿諾連連退後三步！

關山月雙目一寒，冷冷地道：

「通臂神功，史邊，你是大左使，鼠王手下的頭號大將，很好，你能擺我一道，我正替找不著人算帳呢？想不到你倒送上門來！」

大左使史邊仰頭大笑道：

「關山月，少逞能了，屍蟲之毒毒冠天下，你現在只不過剩下半口氣而已，要殺你太容易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史邊，你把屍蟲估的太高了，它雖然毒性很高決不是頂尖的毒，我自信還能控制住，也相信能殺了你。」

史邊大笑道：

「試試吧，看你倒底還能撐多久！」

說著人已向關山月行去，目中一片殺機！

方濤衝過來了，他大聲道：

「這一場我接了，史邊，有本事向我先下手。」

大左使史邊不屑的道：

「老方，有個人你一定想認識！」

方濤一怔道：

「你們鼠窩裡的人，我一個也不想認識！」

站在史邊身後的一個魁梧漢子聞言冷笑道：

「你連我也不認了。」

方濤一震，脫口道：

「大魯哥！」

方濤出身燕山，是燕山尊者白眉老人的徒弟，大魯哥也是出自白眉老人的門弟，只是大魯哥劣性太重，自學會白眉老人的武功後，就劣性不改的處處爲惡，白眉老人灰心之下將他逐出門牆，想不到一別十餘年的大魯哥師兄居然也投身鼠窩，與他爲敵了。

大魯哥冷冷地道：

「你還認得我，見著我這個大師兄，你不下跪！」

方濤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叛逆，師父是給你氣死的！」

大魯哥大笑道：

「白眉老東西不死，我大魯哥就永遠沒有混的，現在燕山沒有人武功高過我的，你乖乖聽我大魯哥的，我會拉拔你加入鼠窩兄弟！」

方濤怒聲道：

「無恥的東西，居然說出了這種話。」

大魯哥怒聲道：

「他媽的，簡直目無尊長，連你大師兄也不認了，好，你不認我，我難道還要強認你，方濤，我要整理燕山門戶，納命來。」

他是白眉老人首徒，自是已得白眉老人眞傳，劍式一起，果是燕山派的起手式，方濤對這個大師兄了解很多，知道大師兄的劍法高過自己很多，他不敢怠慢的同式使出，兩個人的劍剎那間交錯在一起，雙方是同門中人，每人劍法都很熟悉，一展開來，已激鬥在一起。

大魯哥果然是個勁敵，方濤以劍起家，招式凌厲，但遇上自己師兄，就處處受制了，每次出手都讓大魯哥料着，逼得方濤時時閃避。

叮的一聲，兩劍已交錯在一起，大魯哥的動作太快了，一連七劍，逼得方濤連閃避的地方都沒有！

突然！

方濤的劍在半空一顫，疾速的向上而下，迅快的劈了下來，大魯哥睹狀一怔，還在懷疑中，方濤的劍已滑落，大魯哥只覺耳朵一涼，鮮紅的血已洒落下來。

一隻耳朵已飄了下來，叭地掉在地上！

大魯哥哇地一聲道：

「慢着，這不是燕山功夫！」

方濤呸地一聲道：

「胡說，燕山直符，居然不認識……」

大魯哥神情慘變，顫聲道：

「白眉教的！」

方濤嘿嘿地道：

「師父學究天人，早已料到會有今日，特地又創了三招劍法，專門對付你的！」

大魯哥氣的連嘴唇都咬破了，他罵道：

「那個死東西，竟然還留了一手。」

方濤能一劍削了他的耳朵，可見白眉老人留下的三式，必然式式都是殺手，大魯哥氣昏了，他可不敢再冒然出手，恍身疾速一退，向史邊道：

「我先走一步！」

史邊嘿嘿地道：

「少了個耳朵又算什麼？何必！」

大魯哥怒聲道：

「白眉老賊居然暗留一手，那就是故意和我過不去，我要去燕山把他的墓挖了，讓他知道大魯哥這隻耳朵不是白砍的！」

這個人說走就走，人已移出七八步。

方濤聞言大怒道：

「你站住！」

大魯哥回頭嘿嘿地道：

「你怕啦，你怕白眉老賊的墓給我毀了，行，要我不動他的墓也行，你把這三招傳給我……。」

天下無恥之徒多如泥沙，但如大魯哥這般無恥者尚不多見，居然用毀墓喪德來威脅交換功夫，方濤咬牙道：

「你過來。」

大魯哥嘿嘿地道：

「你答應了？」

方濤寒著臉，點頭道：

「不錯，爲了師父百年的安寧，我答應了。」

大魯哥仰天大笑道：

「我知道你會答應，爲了師父，你什麼都會答應，過來，把那三招詳細告訴我，不准遺漏半

個字！」

方濤果然走上前去，道：

「法不傳六耳，你附耳過來。」

大魯哥對這個師弟的脾氣一向了解透澈，他只要答應的事情決不會更改，而且一陣冷笑，果然低下頭去，聽方濤講授這三招白眉老人的眞傳！

兩個人貼在一塊，只聽方濤問道：

「懂了嗎？」

大魯哥點頭道：

「懂了。」

方濤大聲道：

「卽然傳給你，你死也瞑目了。」

但見白光一顫，方濤的劍奇幻的戮進大魯哥的胸前，大魯哥一向相信方濤，知道他不撒謊，不要詐，師父和他講話，方濤從不違抗，那知方濤今天要詐了，他突然出劍了，不但出劍，而是致命的一劍。

大魯哥在血泊中叫道：

「小方，你……」

方濤狠聲道：

「對你這種人不能不用點手段了，師父一直誇我老實，從不說半句假話，今天也是，那三招句句是實，後半招是我自創的，唯有殺了你，才能保住師父的聲譽，大魯哥，你錯在『貪』字，天下沒有白吃的宴席！」

說完話，頭也不回的回到關山月身邊。

史邊睹狀大怒道：

「你玩陰的！」

方濤冷冷地道：

「我們師門中事，你管不着……」

史邊雙目陡然一冷，嘿嘿地道：

「我不想管燕山派的事，不過大魯哥是我的手下，你殺了我手下，嘿嘿，那就不是你們師門中事了。」

方濤的劍一斜道：

「出手吧，我不喜歡話多的人……」

史邊眉頭一揚，瞄了各人一眼，道：

「姓關的受了毒傷，那個阿諾已不夠看，八通更不是對手，唯一能和我大左使過招的也只有你方濤一個了，行呀，姓方的，你出手吧，我必不會讓你失望！」

方濤哼地一聲道：

「好，你接招吧。」

雖然方濤殺了大魯哥，保住了恩師死後的安寧，但，大魯哥和他同門習藝，也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情感，殺了大魯哥，他心裡也十分悲痛，此刻史邊這一叫陣，他那股難以喧洩的悲憤立刻發洩出來，一縷劍光如閃電般的湧出，對着史邊猛殺下去。

史邊能居鼠王身邊的第一號頭目，功力自是非凡，但方濤這種不要命的撲擊，連史邊都覺得頭痛，他嘿地一聲，身子拔起道：

「你拼命了。」

他連著閃避了方濤七八劍，猛然間雙掌交互拍出，一股大力隱含風雷之聲，啊地一聲，已擊在方濤身上，方濤悶哼一聲，人已向外揮去。

八通和阿諾同時撲了過去！

十七

史邊果然不是普通的高手，僅兩三個照面就將方濤給擊退了，阿諾和八通和尚雙雙撲過去，史邊已回頭一掌推出，阻止了兩個人的攻勢，史邊冷冷地道：

「滾回去，叫姓關的上來。」

此刻史邊已有穩操勝券的感覺，眼下這些人俱非他的敵手，唯一讓他恐懼的關山月已經中了毒，他覺得這次奉命收拾關山月已贏定了，阿諾和八通早已風聞過大左使之名，他倆雖然連發狠招，無奈史邊的功力太高了，兩個根本近不了邊！

關山月沉聲道：

「住手。」

阿諾和八通和尚對這位主子一向言聽計從，兩個剎住了身子，回頭向這位主望去，關山月的臉已黑的發亮，他們知道屍毒在他身上已發生了作用，阿諾顫聲道：

「兄弟，你……」

關山月淡淡地道：

「沒什麼？這點毒還難不住我……」

史邊不屑的道：

「姓關的，你最好別逞能了，我老史了解這種毒，它只要進了人身，就會摧化所有神經，一直神經麻痺爲止，如果你還想逞能動手，毒會發作的更快！」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老史，你今天帶了多少人？」

史邊一怔道：

「不多，除了死了一個大魯哥外，站在我身後的還有六個小兄弟，他們全是我手邊呼喚的，你想幹什麼？」

關山月冷冷地道：

「通通上吧，我想一次解決……」

此語一出，不但史邊大吃一惊，連阿諾和八通都覺得自己這位爺太狂妄了，雖然他們對他的功夫深信不疑，但毒傷之下，他那能歷經這樣的拼鬥，連方濤在內，所有眼神都落在他身上。

關山月心裏何嘗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曉得自己沒有太多的時間支持了，要想毀掉史邊，唯有乘自己尚能動的時候格殺這批人，否則，自己的兄弟只有任人宰殺了，他不希望兄弟們全死在人家手裏，他要捨掉這條命之前，讓史邊的人得到應得的重創！

史邊大笑道：

「關山月，你沒發燒吧。」

關山月冷冷地道：

「我正常的很，我也知道我在做什麼？史邊，動手吧，你身邊那些人識相點就快滾，否則，他們和你一樣，決不會有好的下場！」

史邊還沒說話，身後已冒出個短小精悍的漢子，吼道：

「他媽的，姓關的，你也未免太狂了，狂的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裏，我老董一向不信邪，不用我們史大左使出手，我老董就先會會你。」

太倉老董更是個出名的狠角色，江湖上也是响噹噹的大人物，想不到此人不在太倉稱霸居然也進了鼠行，他身子前傾，人若順風滑來，尚未至關山月面前，一柄劍已穿了過來。

他出手還眞快，話落劍至，僅這份出手，已不是普通人所能辦到，關山月立刻一移身子，天龍斬隨著他的手向外推去，太倉老董未來此之前，已聽說關山月的天龍斬是會追逐擊殺的如意兵刃，他見關山月將天龍斬向自己腰間一推，尚以爲必會旋空而起，再擊殺自己，所以他身子站定不動，並立刻蹲下身子，滿以爲天龍斬定會旋空而起，那知關山月似乎早料着他會聞風不動，天

龍斬更根本沒有離手，重重向前一推，天龍斬的光刃已推進太倉老董的肋骨間，只聽格格兩聲，天龍斬已沒入一半，連肋骨都切斷了好幾根，誰也沒有料到天龍斬不但能旋空盤殺敵手，更可當一般兵器使用，其刃如劍，快利異常，太倉老董慘叫數聲中，人斜斜而倒，鮮血如雨點的噴出來，太倉老董就這麼快的結束了性命。

太倉老董瞬間斃命，也有點太快了，關山月洒脫的甩了甩天龍斬上的血滴，看也不看史邊一眼，冷冷地道：

「還有誰？」

史邊神情蒼白，道：

「怪不得連大右使都被你殺了呢，原來你還眞有兩把刷子，關山月，不管你狠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你畢竟是中了毒，算算時間，你差不多要支持不住了，我史邊稍稍出手，你一定要毒發而死。」

嗯，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相信，不過在我死前先殺幾個，找幾個同伴共赴黃泉路，路上也不會寂寞，史邊，你是我選中的理想同伴，咱們還是早點解決吧。」

史邊腦中思緒流轉，暗暗忖道：

「這小子已知道自己死期不遠，才痛下殺手，自己雖未必會敗，但又何須這個時候跟他拼命，只要再等一會兒，他定會毒發自己，又何必急在一時！」

史邊一念至此，立刻道：

「如果我和你耗下去，你有天大本事也施展不出來，關山月，我會看著你慢慢死去。」

關山月大笑道：

「史邊，你如意算盤又打錯了，我忘了告訴你，在你沒來之前，那位丁先生已先給我服下一顆千年雪蓮丸，雖不能完全解毒，多少也不會再發作，如果大家耗下去，我相信你未必能佔到便宜！」

史邊惡狠狠的瞪了老丁一眼，道：

「可是他！」

老丁淡淡地道：

「小的略道歧簧，這顆千年雪蓮丸功效如何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能否支持下去……」

史邊怒聲道：

「你該死，居然給他雪蓮……」

他只覺自己肚子裏火氣旺盛，有一股怒不可遏的憤怒，瞪了老丁一眼後，突然劈出一掌，竟

是拍向老丁的腦袋上。

誰知老丁右手輕輕一抬，已架住了史邊的掌刃，道：

「不要動手，我老丁討厭你毛手毛脚！」

史邊大駭，自己那疾拍而落的手掌彷彿落在鐵板上，火灼般的疼痛，他自認掌力道行頗高，那想到這個貌不起眼的老東西會是個更厲害的人物，他大駭道：

「你是誰？我怎麼沒聽過你這號人物？」

老丁哈哈地道：

「我是個赤脚郎中，沒名沒姓，人家叫我老丁！」

史邊冷冷地道：

「眞想不到在這裡遇上高人，可惜你惹錯人了，鼠王平生最恨愛管閒事的人，你今後麻煩大了！」

老丁不屑的道：

「一隻水溝老鼠又有多大道行，你把那隻老鼠看的太重了，我只要給他點老鼠葯吃，保證他再也做不了怪了。」

史邊那夥人把鼠王奉爲神明般的敬仰著，這個貌不驚人的老東西居然出口不遜的侮辱他們的主子，老丁幾句話，已觸惹了這些人！

史邊吼道：

「你敢砥毀我們的王！」

老丁冷冷地道：

「有何不敢，他來了我還是一樣要說。」

史邊從腰裡扯出劍來了，這個人至始至終都沒用過劍，全憑那雙手掌，他知道所面對的是什麼人了，他知道憑掌法自己決抵不過老丁，劍招上，他倒十分有把握了，劍是青紫色的，森森寒寒有一道青藍藍的光，大夥都是用劍的高手，一看就知劍上淬有劇毒，他嘿嘿地道：

「老丁，我要領教！」

老丁冷冷地道：

「玩劍啦，你會死的更快……」

史邊大笑道：

「我會相信嗎？哈哈！」

驀然間——

空中傳來一聲冰冷的話聲，道：

「史邊，你必須信！」

史邊全身一震，只覺全身矇上一層冷氣，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怕事過，但，這個人說的話他一定信，他恭身道：

「我的主！」

其他的漢子更是肅立在那裏，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是鼠王到了，唯有他才有這麼大的威風……。

草叢間響起一陣噓噓之聲，猛然間，一個赤脚的漢子手裏握著一根青青的小竹竿，趕著數百隻碩大的黑衣老鼠唱著山邊採茶的山歌緩緩行來，那神情和樣子，決不像是個叱咤風雲的鼠窩霸子，則像一個小脚野伕，普通的令人產生懷疑。

這就是名聞天下的鼠王？誰會相信。

但，那數百隻狀極恐怖的黑衣鼠却是千眞萬確的，牠們在草叢裡追逐奔跑，雖然看似雜亂無章，行進間，却又極有秩序的決不會疏失一隻，這種野鼠在吱吱聲中疾奔而至，陡然聲中又戛然而止。

鼠王的青竹竿在牠們身上一一點過，他就像個君臨天下的帝王似的，正在校閱著每一隻老鼠，雖然他馭鼠的功夫天下第一，畢竟有點邪氣，那股說不出的怪邪總讓人覺得怪怪的……。

嗯，鼠王的眼珠子終於抬了起來，瞄了瞄史邊和他那幾個部下，而他，身邊却連一個護衛都沒有……。

碩大的眼珠子那麼一轉，沒見過他的人突然發現鼠王那雙眼珠子與衆又有點不太一樣，他的眼珠子是藍色的，除了藍色之外，眼白也特別大，藍中透白的眼珠子殊不多見，怪不得他顯得那麼神秘呢，江湖上聽過他大名的人很多，見過他的人不多……。

他向史邊冷冷地道：

「還好你沒動手。」

史邊恭聲道：

「屬下運氣好，是主人救了我！」

鼠王好像喜歡聽好聽的話，聞言仰天一聲大笑，他嘿嘿兩聲，朝關山月望了一眼，嘿嘿地道：

「果然是個人物，在大漠我就想見見你，可惜咱們碰面的機會太少，否則，你我就不會在這裡見面了。」

關山月懂他的意思，鼠王已告訴他，早會面早有結果了，也許是天意，兩個人都是大漠的漢子，却在中原道上碰面了，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明白，鼠王，老實說，你是個很可怕的對手，跟你爲敵，等於是向死神玩命，可惜，我就是這個玩命的人，今天，咱們很可能有個了斷！」

鼠王大笑道：

「你認爲現在了斷公平嗎？」

關山月一怔道：

「有何不公平！」

鼠王大笑道：

「瞧瞧你現在的模樣，滿臉的黑氣，中毒太深了，現在動手，我佔便宜太多了，贏了你，本王又有什麼光彩，不如等你的毒解了，再論英雄！」

娓娓的一番話，道理分明，表率了他的風度和胸襟，這跟傳言中的他不像呀，道上傳言，鼠王狠厲，殺人如蟻，鼠窩兄弟人人敬他畏他，今天所言，句句都有大仁大義之風，字字懇切和藹，他倒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關山月苦笑道：

「那太久了，我並不認爲你在佔便宜，倒不如咱們速速做個了斷，分曉出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鼠王眉頭一皺，道：

「你中了什麼毒？」

史邊搶着道：

「屍毒！」

鼠王面色一冷，瞪着史邊，道：

「這種毒唯有你養的屍蟲會散播，老史，這是你幹的，是不是？嗯。」

史邊顫聲道：

「是。」

鼠王長吸口氣，道：

「解葯給他！」

史邊一愣，大聲道：

「主人，我史邊花盡心機才設計到他，這個人不是普通之輩，解了毒，咱們那些兄弟之仇就別指望報了，大右使、神力法王，那個不栽在他手裏，主人……」

鼠王長吸口氣道：

「有我在，你怕什麼？咱們鼠窩中人所以會讓人視爲邪魔歪道，就是不按常規行事，其實咱

們也很講道義，就拿這位關朋友來說吧，他是條漢子，也是咱們大漠中的大人物，咱們必須對他有所尊重，與他動手，更要光明手段，因爲我和他都期望有一次公平的交手，輸贏不論都是人間快事……」

史邊唯唯諾諾的道：

「是，是。」

鼠王淡淡地道：

「解葯給我……」

史邊雖名列鼠王身邊的大左使，但對鼠王所言無不言聽計從，他那敢推拖，急忙拿出一顆葯丸交給鼠王，鼠王含笑走到關山月面前，道：

「吞下它，你的毒立刻解！」

關山月搖頭道：

「謝謝美意，在下自信能解！」

鼠王一臉誠懇的道：

「我給你解葯並不是要爲你解毒，只是想和你憑眞本事較量較量而已，如果你不解了毒，不是本王誇口，你決不是本王的敵手！」

關山月沉思不語，始終不去接那顆丸子。

八通和尚蹩不住的道：

「少主，吞了它，咱們要公平的動手。」

關山月點頭道：

「好，鼠王，衝着你這番盛情，我暫時服下它，咱倆交手之後，請那位史朋友再餵我屍毒，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不想欠你這個情！」

說完一口吞下那顆葯丸，史邊的解葯還眞靈，甫入口未久，關山月臉上的青氣已漸漸下消，他知道單憑解毒決無法恢復本身功力，立刻盤膝坐在地上暗中運起功來。

老丁還刻意忽然一笑道：

「眞想不到你這隻大老鼠也會菩薩心腸！」

鼠王一瞪眼，道：

「丁槌子，你可別乘火打刼，雖然本王今夜並不打算和你動手，如果你硬要插手，那就別怪本王發動鼠輩鬥鬥你這根棒槌了！」

場中全部的漢子，沒有人知道老丁便是名傳江湖，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丁槌子，他有寧見閻王不見槌子的封號，可見槌子之名是何等响亮了，但，丁槌子在道上幹過幾票大事後，忽然消聲匿

跡，來的快去的疾，再也沒有消息，沒想到這個人居然隱藏在鐵家堡邊當個赤脚郎中，任鐵老爺子精明一世也想不到丁槌子就是眼下的老丁，否則，他不氣哭了才怪。

阿諾呀地一聲道：

「老丁，槌子是你。」

老丁淡淡地道：

「阿諾，我只知道你叫阿諾，我叫老丁，管它槌子不槌子，咱倆從小論交，談那些不太如意的事幹啥，倒不如看看關老弟如何殺鼠滅鼠了。」

史邊本來未殺老丁還有點不太心甘，還以爲自己慈心敢情是昏了頭，連這麼一個貌不驚人的糟老頭都怕，等丁槌子三字落進耳裡，他才嚇出一身冷汗，老實講，丁槌子之名，決不亞於自己的主，怪不得自己這位主深信不疑的一口咬定自己會挨殺呢。

他連忙道：

「這位便是槌子！」

老丁斜睨了他一眼，道：

「你還是叫我老丁來的舒坦點，如果人家左一句槌子，右一句槌子，眼下的老丁只怕連半個朋友也沒有了。」

阿諾大聲道：

「不，至少我是你的朋友！」

老丁呵呵地道：

「如果連你都不是朋友了，我只有一頭撞死了。」

鼠王借關山月在運功之際，手中那根竹竿已連連敲在地上的老鼠頭上，眞奇怪這些老鼠在他手裏，宛如經久訓練的兵士一樣，那麼溫順的聽他擺佈，每敲一隻老鼠，鼠王臉上就浮現出一抹興奮之色，而那隻被敲的老鼠如棋子般，站在那裏就不動了。

老丁朝那堆密密麻麻的老鼠一望，倒吸口冷氣，暗中疾快的忖道：

「這個老鼠王還眞有一套，居然利用這些老鼠推出鼠王大陣，難道他和關山月交手，要用這個陣法困住關山月……。」

眨眼間，鼠王已擺好了七十二週天的鼠王大陣，老丁暗中敬佩，腦海裡又快速的忖道：

「看來這個鼠王已非昔日阿蒙，關山月要對抗這種高明的人物，只怕會……」

他不敢再往下想，因爲關山月已從地上站起來了。

關山月深吸口氣道：

「鼠王，咱們可以開始了。」

鼠王嗯了一聲道：

「你的內家修爲果然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短短時間內就能調息好，我聽說，你除了天龍斬是門怪兵器外，劍法才是你的主導，咱們都是玩劍的人，我們就試試各人的劍法吧。」

嘴裡說著話，手裡的竹竿在空中幌動，關山月眼光是何等銳利，見他竹竿所點之處，皆有一定的部位和空間，那正是至高劍法必修的點戮功夫，他學劍已有十數年，頓時覺鼠王早已不是普通之人。

關山月淡淡地道：

「好，請亮劍吧。」

鼠王想了想，道：

「如果我用這根青竹竿對付你，你一定會覺得我有點瞧不起你，其實眞正高手，手中無劍即是劍，那怕是一根草在手裏，都跟劍一樣鋒利，不過，你是我平生所過眞正令我害怕的人，我總得要有樣稱手的兵器！」

關山月點頭道：

「你選吧，我隨你。」

鼠王向史邊一瞪眼，道：

「那玩意呢？」

史邊沉思道：

「他應該送來了。」

果然，遠處閃現出一個人影，灰淡的衣袍，長長的髯髮，那明顯的標幟已告訴他們鐵老爺子來了，鐵老爺子懷裡抱着一根長物，用布包著，人一到已朝鼠王拱手道：

「見過盟主！」

略略一點頭，鼠王道：

「你果然守信。」

鐵老爺子大聲道：

「我只要姓關的人頭，希望盟主成全。」

鼠王伸手道：

「拿來。」

鐵老爺子在鼠王面前還眞聽話，往昔那種乖張之氣已完全沒有，他小心的解開布包，露出一柄三尺來長的長戟，這支長戟與衆不同處，全身染着一片金色，大家俱是行家，脫口道：

「金戟！」

鼠王握在手中，目光落在金戟上，呵呵地道：

「關朋友，這支金戟還配得上你的劍吧。」

關山月長劍微斜，凝神道：

「請吧，我倆唯有拼命才能定出輸贏，鼠王，你不必客氣了。」

鼠王嘿嘿地道：

「我有個提議。」

關山月一怔道：

「請說。」

鼠王陰沉的笑道：

「我是玩老鼠長大的，牠們是我的兵，也是我的主人，我愛牠們，牠們也愛我，現在，我利用我的鼠子鼠孫已佈上七十二週天大陣，咱倆每個人踏在七十二個方位上，脚決不離每隻老鼠身上，除了動劍還要注意脚下，誰一脚踏空了，便是敗下陣來！」

關山月朝地上一瞄，只見果然有七十二隻特大老鼠各據一個方位，牠們半個身子嵌在泥中，雖未死但也動彈不得，陣外，流竄著數不清的老鼠，也虧鼠王這種不同凡響的人能想出這個花招，他跟隨孤獨老人學藝之時，也曾玩過七十二週天大陣，心裡並不陌生陣中的變化，暗中一聲冷笑，道：

「我了解了。」

鼠王嘿嘿地道：

「千萬別踏空了，我那些鼠輩可不客氣，如果有一方踏空其他的老鼠就會借機咬你一口，中者必是敗方！」

阿諾大叫道：

「這不公平！」

鼠王瞪眼道：

「有何不公平！」

阿諾冷冷地道：

「這些鼠娃子全是你養的，牠們一定不會咬你，我兄弟和你玩這個，基本上已輸了。」

鼠王滿臉不屑的道：

「你錯了，七十二週大陣一開始，那些老鼠就親疏不分了，任何人的脚踏出定點之外，牠們是一視同仁！」

阿諾見他說的頂眞，剎那間啞口無言。

鼠王已斜斜舉起了鐵家堡傳家之寶——金戟，臉色也逐漸凝重起來，畢竟關山月是個唯一能給他壓力的人，他移身站在一隻老鼠的背上，金戟已指向半空——

關山月深吸口氣，道：

「好功夫。」

要站在七十二隻老鼠的背上動手，非有絕頂的輕身功夫不可，否則地上老鼠就會被壓進泥裡，脚也一定會沾上泥土，守在七十二週天大陣外的那些老鼠必然會蜂湧而上，咬到對方的脚踝，那就是穩輸不贏了。

老丁突然跨出半步，道：

「慢着！」

鼠王的眉頭直皺，不快的道：

「丁槌子，你還有什麼意見？」

老丁冷冷地道：

「老鼠精，你他媽的眞聰明，今日不論成敗，你都是最大的贏家，我們的關兄弟將承還揹負無窮的禍患！」

鼠王神情陡着丁槌子的話而變喝道：

「我不懂！」

老丁冷笑道：

「你不會不懂，老鼠精，天下那個人不知道鐵家堡的傳堡之寶就是這根金戟，那是少林武當爲了感激鐵家堡的前人對他們有恩，共同鑄造了這根金戟，送給鐵家，江湖上固然能人高手無數，但敢和少林武當作對的畢竟是少數……」

鼠王嘿嘿地道：

「那又怎麼樣呢？」

老丁嘿嘿地道：

「你故意拿金戟當武器，關山月和你動手，無意就是向武當少林挑戰，往後江湖，只怕咱們這位關老弟無處安身了。」

方濤大惊道：

「好呀，這是一石二鳥。」

老丁說到得意處禁不住仰天大笑，鼠王的臉色已呈豬肝色，他眼裡忽然泛射出一抹森冷的毒光，冷冷的揪著丁槌子，半天才道：

「你多嘴，這麼多年了，你還是改不了你的老脾氣。」

丁槌子大聲道：

「沒辦法，天性如此，看不慣總要說。」

鼠王恨聲道：

「我會跟你了斷今日之事，但，不是現在……」

他向關山月一揮手中金戟道：

「請吧。」

兩個人都有一副絕頂超然的身手，在七十二週天大陣上各據一個方位，鼠王是以逸待勞，他在陣法上顯然已花過極高的心思，每一步伐變幻都是靈巧愼密，而關山月懷中抱劍，凝重穩健，雙目緊緊盯著鼠王的每個動作，他知道自己所面臨的是超級殺手，一個有殺人王之稱的劍道高人，他從沒像今天這麼沉重過，因爲這一戰關乎今後兩者在江湖中的聲望和地位。

鼠王雖然有足夠信心能擊敗眼前的敵手，可是關山月那身功夫是來自孤獨老人，孤獨老人在武林中的地位太崇高了，鼠王無緣和這個老者碰面，傳言中孤獨老人的劍法已超絕人寰，他雖然是過上老者的徒弟，但以關山月在道上的成就，他決不是僥倖得來的……。

那隻金戟往往向外推出去，彷彿不着力一樣！

而關山月的冷劍也是緩緩遞出！

兩種利器閃射出兩股龐大的勁力，互相在抗拒着！

身邊已如旋轉的楓葉般在那隻隻老鼠身上游走。

密密麻麻的黑老鼠已隨著兩人的步法而追逐，牠們伸展著利牙，厥着厚尖的小嘴，拼命的想咬住他倆的脚，這正是鼠法大陣中的天鼠大法，非但群鼠亂竄，更有一股凜凜的怪味散亂在半空，那就是人們所稱的鼠氣！

有了鼠氣就有鼠疫……。

十八

人鼠之間，隨著兩人離動的身形而吱吱而响，那支金戟閃顫着道道金光，揮舞成一道道勁狠，而關山月的劍有若雪白皎月，奔騰疾顫，那掌白的光華如流蘇似的向各處散落，兩人尚分不出勝負！

但，地上的數百隻碩大黑老鼠已在劍狠利風下彷如中劍似的，慘叫聲中，已有數十隻倒地而死，牠們的背部似被利刃劃開一樣，整個身子都裂成兩半，可見這兩大高手的劍氣是如何霸道和凌厲了。

突然！

那翻轉在半空的金戟向前撞來，關山月的劍急切間迎上，叮地一聲，一道道金花顫射過後，兩個人身子快速的躍退，而金戟上已露出一道殘缺的口子。

鐵老爺子面容剎時蒼白，那是先人用生命和血汗換來的榮耀和標記，却讓自己毀在無知和愚昧上，他滿面痛苦的衝出去，吼道：

「別打了。」

史邊伸手抓住鐵老爺子的衣服，道：

「你想幹什麼？」

鐵老爺子厲道：

「家傳金戟不能這樣毀掉！」

此刻，他的良知和那份恥辱互相交織著，只覺自己對不住先人的血汗和光榮，硬是掙開史邊的手，也不管兩人交手的熾烈和危險，便往鼠王撲去，伸手去奪那支正在揮動的金戟！

他踏進七十二週天大陣中，立刻引起那些黑老鼠的攻擊，頓時之間，數十隻老鼠已爬上他的身上，伸吐著利齒狠狠的咬他……。

鮮血和鼠隻已染滿他的身上……

而鐵老爺子似已不顧生命的硬要奪回金戟！

他的手已接觸到那支金戟一角！

手被劃裂了，血水直流！

鼠王厲聲道：

「死吧，你這隻豬！」

他的手一沉，金戟已戮進鐵老爺子的肚子裏，鐵老爺子的腸肚就這樣被拉開了，他慘叫一聲

，人已倒下，那股惡臭的血腥味在空中散播，老鼠聞見血如蜂群般的展開了強烈的攻擊，牠們爭先恐後的扒在他身上，舐吮着鮮血和撕裂着他的肉，這就是鼠王獨有的馭鼠之法，他在訓練這些老鼠期間，正是用人肉來餵牠們。

遠處，響起一聲悲嚎！

那是鐵家堡的長子鐵情，他已目睹了這慘絕人寰的一幕，他的父親活生生的給這群老鼠撕了，他衝過來道：

「爹！」

他瘋狂樣的揮舞着數掌拍擊着地上的老鼠，只見鼠影翻飛，他已撲向鐵老爺子身上，鐵老爺子顫聲道：

「拿回它，拿回它……」

也許這就是他一生最後的心願，他已悔悟到自己的無知和不孝，將鐵家最後的使命交給鐵情了，鐵老爺子說完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句話，帶着滿身的蒼涼和悲痛離開了人世，鐵情跪在地上送了他的終！

關山月和鼠王的拼鬥並沒有因爲鐵老爺子的加入而中止，他倆全神貫注在這次大對決上，劍光戟影中，兩個人的額際上全滲出了汗，出手更凌厲謹愼！

鐵情忽然站起身來了，他圓睜着雙目，大吼道：

「媽的！」

他動作還眞快，手裏突然間多了一柄劍，照着鼠王衝過去，但，史邊的動作更快，已經在鐵情身後，道：

「兄弟，別衝動。」

突然一掌拍了出去，鐵情在神智被悲痛掩沒的情形下，想不到史邊會痛下手，他悶哼一聲，張口吐出一道鮮血，反手一劍向史邊劈去。

兩個人剎那間砍殺起來！

阿諾黯然的道：

「眞想不到人生無常，老鐵會得這種下場！」

丁槌子哼聲道：

「自做自受怨得誰！」

僅僅這兩句話語間，兩大高手的劍勢已在揮洒中全變了，不再那麼慢條斯理了，兩個人都加速了步伐，劍光中已無法分出誰是誰了。

突然——

關山月的劍勢變了，他全身衣袍已隨着他的氣勢而隆起，整個身子恍如虛掛在空中一樣，一柄劍筆直而犀利的朝鼠王逼去。

鼠王睹狀大惊，道：

「劍罡！」

他窮極一生終研劍術，指望自己能達到以氣馭劍的境界，那知他固然達到人劍合一的地步，但要像關山月這種全憑一口眞力凝聚全身眞氣指使劍及隨意出手的化境，他知道自己決定辦不到，當他目睹關山月的劍勢之後，他知道自己差了半截！

鼠王並不是隨意能屈服之人，他將全身功力畢集於金戟之上，希望能於本身數十年的修練和關山月的長劍一抗，兩股浩烈的劍氣已觸碰在一起。

鏘然一聲脆响。

冷茫乍閃即逝，在情激的劍影中，那柄代表榮耀和歷史的金戟已給關山月的劍劈成兩半了，它不僅是斷成兩截，關山月的劍決沒有因砍斷了金戟而終止了去勢，隨著原勢不變的照着鼠王胸口戮去！

鼠王大叫道：

「好厲害的劍罡。」

他顧不得七十二週天大陣的步式了，人若一縷閃起的輕煙，疾速的往後退去，脚已踏在那鼠輩大陣之外，而胸前已裂成一道口子，冷涼陣陣拂體！

關山月一收劍，道：

「還要再比嗎？」

那已擺明了，鼠王是敗了，堂堂的鼠王也敗了，這在武林中是件令人聳動的大事，他臉如死灰樣的盯住了關山月，他想知道這年青人的劍法是如何練的？半响，這個不可一世的大魔頭才吐了口氣，道：

「你贏了。」

關山月向史邊道：

「屍蟲之毒拿來。」

他是個信守派諾的人，事後一定遵守。

阿諾聞言一惊，道：

「少主，咱們！」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們這場對決相當公平，鼠王也表現了他的風度，我雖然佔了點上風，對他這個人還是很

佩服……」

史邊爲難的直搖頭，露出苦澀的笑意。

鼠王嘿嘿地道：

「也許你還不知道，屍蟲是在一具屍體死後七十九天內，浮化出的一種飛蟲，它可不多產，要找這種蟲尤屬不易，史邊也不過養了那麼一隻，他想毒你都沒辦法了。」

關山月仰天大笑道：

「那眞是我的運氣了。」

鼠王一搖頭道：

「不，你的運氣並不好。」

關山月聞言一怔，道：

「什麼意思？」

鼠王面上一片殺機，冷冷地道：

「屍毒雖解，又有一種毒加身，你依然逃不了一死。」

關山月淡淡地道：

「難道你又下了毒！」

點點頭，鼠王得意的道：

「我老鼠精本人就不是好人，玩點小手法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錯，當史邊把屍毒的解葯交給我的時候，我在解毒丸上又抹上了一滴『酥骨散』，這玩意無色無味也無臭，只是服下後，身子骨會慢慢酥輭，至少你永遠不再玩劍了，因爲你會連提劍的力氣都沒有！」

關山月怒聲道：

「你好毒！」

「江湖上不是常說無毒不丈夫麼？我鼠王要橫霸天下，就不能不用點非常手段了，凡是強過我的，或是足可與我爲敵的人，我都要設法除掉，而你，在野漠裡就是最令我頭疼的人，幹了你，我的敵人就少了一個。」

適才那種大仁大義的嘴臉全沒有了，換來的是種可怕又陰沉的樣子，人人都說鼠王是頭不露形跡的狐狸，由今天的行征裡，他的狐狸尾巴表露無遺！

丁槌子冷冷地道：

「老鼠精，先看看我，我會放過你麼？」

鼠王不屑的道：

「槌子，我承認你是個很強的敵手，但決不是個打不敗的敵手，你我功夫相差不多，但要留

下我，你恐怕道行還不夠，我要走誰也留不住我……」

丁槌子沒話說了，他太了解鼠王的深淺了，兩個人曾交過手，丁槌子頂多和他打過平手，而關山月能在劍招上壓住他已屬不易，除非關山月沒有中毒……。

關山月突然笑道：

「老鼠精，酥骨散發作的時間是多久！」

鼠王想了想，道：

「還有半個多時辰！」

關山月忽然大笑起來，道：

「夠了。」

鼠王一怔道：

「這句『夠了』是什麼意思。」

關山月大聲道：

「半個多時辰對一個劍手或是一次眞正的對決，已經足夠決定生死了，老鼠王，我知道等那種毒發作後，我連舉手的力量都沒有了，說難聽點，我只有等死的份，如其那時候等死，不如乘毒沒發作前殺了你。」

鼠王神情一變，道：

「你想殺我！」

關山月的劍已揚起，道：

「我還有選擇麼？」

鼠王震地退了半步，嘿嘿地道：

「你有自信殺得了麼？」

嗯，關山月點頭道：

「有，剛才我沒下殺手的原因是你還算是個人物，每句話聽來還有點大仁大義的味道，現在我不會再客氣了，因爲我發現你是個十足的小人……」

劍氣陡盛，寒光流灑！

丁槌子也大笑道：

「太好了，鼠王，你今天只怕跑不掉了。」

鼠王回身道：

「你也要下手。」

丁槌子朝前行來，大笑道：

「這種機會往後不會太多，我丁槌子能和關老弟聯手替人間除一禍害未嘗不是件好事，你小心了。」

鼠王暴怒道：

「不要臉！」

丁槌子有心激他，故意道：

「不要臉對付不要臉的人，很公平。」

關山月的劍已在顫閃中抖出七朵花，他已運起了氣，那支劍在他手裏如擎天之柱，森森寒寒的捲向鼠王，鼠王手裏的金戟已裂成兩半，他惶亂的扔了金戟，從腰裡又扯出一柄劍來，但關山月似乎並不想給他任何一點機會，無邊的劍影已當頭罩下。

他又發出了至高劍技——劍罡。

鼠王那裡敢對抗這股逼殺的劍鋒，他揮劍想將關山月的劍盪開，可是關山月的劍太霸道了，不但劍氣襲人，那股子銳勢簡直是不可抵擋，鼠王是劍道的大行家，在這節骨眼上他沒有選擇，他只有選擇棄劍一途，雖然那是武林人物所最不願意的事，爲了保命，他只有放棄。

叮噹一聲，鼠王的劍拋了！

可是關山月一劍劈掉了他的劍，那並不表示他的攻擊已經結束，他移身如影的追逐，誰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麼出手的，可是天龍斬的確是出手了。

不但出手，其勢更快！

鼠王忽略了關山月這樣厲害的武器，他只顧閃避關山月的冷劍，而忽略了已襲至的天龍斬，等他發覺左上方有道光影閃過的時候，他的左腿已嵌入了鋒利的双牙！

嘿地一聲慘叫，鼠王的左大腿已可看見白骨，他再狠再厲，畢竟是肉做的，人已半跪下去，因爲左腿的大腿骨已斷了。

丁槌子大叫道：

「宰了他。」

關山月淡淡地道：

「夠了，他已不能再玩劍了。」

不錯，斷了一條腿的人還能再玩劍麼？鼠王栽在地上，他惡狠狠的凝視著關山月，恨聲道：

「我會報仇。」

嗯，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明白。」

鼠王厲聲道：

「你不殺我，你會永遠後悔！」

關山月暢聲大笑道：

「我寧可後悔，也不願意殺個殘廢的人……」

話聲一落，他已昂然行過鼠王的身邊，不再看這個不可一世的魔頭，阿諾、八通和方濤已擁著他們這位老兄弟向外行去，小武緊緊跟在他們身後。

遠處，蟲聲依舊，而人已遠。

涼風裡，傳來丁槌子的話聲道：

「你爲什麼不殺他。」

只聽關山月喘聲道：

「酥骨散發作的早了點，我擊出天龍斬後，我的力道突然間消逝了，如果鼠王能再逞一刻，死的一定是我！」

丁槌子急聲道：

「你已沒勁了。」

嗯……。

丁槌子焦聲道：

「阿諾，揹著他，快進我屋裡。」

雜亂的步履聲在夜裡愈去愈遠，人已漸杳！

× × ×

鼠王令連夜發出，遍告天下屬鼠窩兄弟的人。

而眞正接到鼠王令者，也不過是三個人，其餘微不足道了。

尹良是頭一個接到鼠王令的，她有「紅狐美人」之稱，也有「淫娘」之譽，是個道地的女人，也是個狠厲的讓人害怕的女人，而死在她肚子上的男人更是不計其數，江湖上遂有「尹良」「淫娘」之譽，「紅狐」是她自己封的，狐狸善淫，取狐之意，與其人恰如其份。

有了淫狐必少不了午夜惡狼，惡狼殺手在黑榜中是個沒有朋友，沒有仁義的人，他是個見錢行事的人，爲了錢他甚至可以賣了父母，殺了兄妹，這樣一個人，居然是鼠王手下。

惡狼殺手如果有朋友，紅狐淫娘只怕是唯一的，鼠王對這兩個人的脾氣摸的太透澈了，他要請其中一個，必定連另一個一併請來，因爲惡狼殺手是尹良的跟屁蟲……。

每當鼠王有疑難雜症，千頭萬緒不可解的時候，鼠王首先會想到仇獨，姓仇名獨，此人善謀略，更是陰毒，任何事交給他辦，一定是血腥結束，他和鼠王不屬賓主關係，倒像是朋友，兩人亦兄亦友的一直維持着這層關係！

鼠王斷腿了，很快的傳遍了江湖。

關山月中了酥骨散，永遠不能再玩劍了，也傳開了江湖，萬字幫李明得到消息最是興奮，他知道萬字幫報仇有望了，他立刻派了弟兄連夜去探聽消息！

鼠王似乎有意在佈一個局，他故意讓風聲遍傳江湖，正是要關山月在衆目睽睽下受死，唯有這樣才能讓鼠王令在中原道上立下威赫之名。

史邊奉命監控關山月的行踪，他白夜都守在丁槌子的宅子，有一點讓史邊不解的，關山月隨丁槌子進了宅子後，再也沒有露過面，只有阿諾偶而在門口站站，史邊只有一種想法，關山月一定是成了廢人了，他只能躺在那裏，喘着最後幾口氣……。

令傳之後，史邊知道鼠王的網已撒開了，因爲鼠窩兄弟已向這裡趕來，方圓百里之內全是自己的兄弟。

丁槌子是鼠王眼裏的頭號敵人，也是關山月身邊武功最高的，鼠王已安排了尹良和惡狼來應付他，阿諾是個武夫，不足懼，方濤劍法好，八通掌力厚，但，鼠王身邊的人都超過他們，他們眞像已跌進網裏的死魚……。

那是個冷清的晨間，露珠尚在梗葉間泛滾着……

經過數日的守候，史邊知道兄弟也累了，他爲了嘉勉他們，每個站哨他都去看了一遍，叮嚀他們道：

「最後一刻了，鼠王會有賞的！」

他們大夥的精神通通一振，鼠王有賞，那等於抱住了碩大的金珠，因爲鼠王出手大方，從不苛待自家兄弟，於是數十個兄弟全注視著每一條路，決不容有一個漏網之魚，這是鼠王交待的……。

曙色漸露，遠處已有人影，史邊站在大路口上，向踽踽而來的人一望，他認出來了，那是鼠王的朋友—仇獨，仇獨最先到，他一襲銀白衫，腰裡配着一柄劍，瀟洒的像是晨間慢步一樣，史邊上前道：

「仇兄！」

仇獨目光掠過前面丁槌子的小屋，道：

「就是這裡？」

史邊低聲道：

「錯不了，兄弟們日夜守候，他們一個也溜不掉！」

嗯，仇獨淡淡的嗯了一聲道：

「你們這樣盯着他們，難道他們沒有警覺……。」

史邊一怔道：

「我相信他們早發覺了。」

仇獨沉思道：

「他們有沒有什麼動靜？」

史邊搖搖頭道：

「除了阿諾露過臉外，其餘的都沒現過身……」

仇獨神情凝重了，道：

「史邊，咱們可能上當了。」

史邊一震道：

「仇兄，史邊跟着鼠王也有十來年了，他交待的事咱們從沒有鬆懈過，這次兄弟選了最好的追踪手，個個都是此行的老手，我們幾十隻眼睛不分晝夜的盯著這間屋子，除非他們會隱身術，否則，他們決逃不過我們的眼下！」

仇獨嘿嘿地道：

「別忘了，丁槌子是隻難纏的狐狸。」

史邊只覺一股冷汗自心底透出，他顫聲道：

「要不要派兄弟進去看看！」

仇獨想了想，道：

「不用了，咱們兩個就行了。」

史邊暗中一驚，道：

「我們兩個！」

仇獨滿臉不屑的道：

「你是驚中之鳥，給嚇怕了，姓關的不要說是中了酥骨散，就是沒中這玩意，我也未必怕他！」

說完，他向那宅子行去，史邊硬着頭皮跟去。

晨間原本很靜，此刻這宅子顯得更靜，仇獨行踪夠小心了，他相信還是瞞不過屋子裡的人，因爲丁槌子、關山月皆非等閒之徒，可是說也奇怪，他和史邊已摸到大門口了，裡面還是悄無聲息！

阿諾露過臉，怎麼也不見這個標準武夫的影子呢？

仇獨倒吸口涼氣，史邊更是有點腿軟！

兩個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仇獨決定要冒冒險，他驀地一脚踢開了那扇門，裡面空蕩蕩的

，連一個人也沒有，僅在那小廳的桌子上擺了兩杯熱茶，茶杯底壓了張字條，茶是熱的，字也是剛寫的。

仇獨朝紙條上一看，是這樣寫的：

「二位辛苦了，上好烏龍，略表心意，辛苦數日，敬杯熱茶，也算一點意思，鼠王未來，不宜相見，如想會面，要老鼠親來！」

字跡未乾，顯然是寫好未久，仇獨怔住了，以他那深厚的功力，居然不知道屋中人是如何離去的，他不相信眞有隱身術，不過，他和史邊在屋子裡搜尋了半天，也找不出絲毫蛛絲馬跡。

史邊乍舌道：

「他們難道會土遁！」

一句話提醒了仇獨，他運用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在地上探尋，令他失望了，他還是沒有所獲，仇獨恨聲道：

「史邊，咱們只怕上當了。」

史邊也發覺苗頭不對了，沉聲道：

「退……」

就在這個「退」字的餘音尚在繚繞之時，史邊和仇獨身子已是一晃，兩個人彷彿中了邪似的，兩條腿子已不聽使喚了。

仇獨神色蒼白道：

「那茶！」

他們想起桌上的兩杯茶，進來時只顧追踪這些的踪跡，忘了有一股濃濃的茶香飄進鼻息中，當時他們只覺得茶香味濃也沒在意，沒想到這股茶香正是他們着道的玩意，史邊頹然的坐在地上，道：

「中毒了！」

眞中毒了，他和仇獨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驀然間意念流閃，仇獨剎那間想起丁槌子是道上有名的草葯郎中，他要配點葯迷倒他們豈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仇獨大叫一聲道：

「好個槌子！」

猛地一聲冷笑，阿諾不知從何處探進頭來，道：

「你吼什麼？姓仇的！」

仇獨對阿諾了解頗深，當年在道上也碰過一兩次，仇獨心裏雖沒把這個人放在眼裡，但，阿諾的火爆脾氣他可清楚的很，此刻自己和史邊全着了人家道兒，惹毛了阿諾，這個眼前虧是吃定

了。

仇獨嘿嘿地道：

「阿諾，你們也玩這把戲。」

阿諾哈哈大笑道：

「沒辦法，這叫以其之道還治其身，你們怎麼修理我們，我們也怎麼修理你們。」

仇獨冷冷地道：

「先告訴我，這是什麼毒？」

阿諾淡淡地道：

「跟我們關少主中的毒差不多，不過，它比較厲害點罷了，槌子覺得葯放不夠，又加了兩味葯，不但能輭了你們的骨，還能化掉你們的人！」

仇獨和史邊聞言大惊，兩人同聲道：

「蝕骨散！」

點點頭，阿諾笑道：

「好像就叫這玩意，酥骨散、蝕骨散，差不多嘛！」

史邊怒聲道：

「快給我們解葯！」

阿諾不屑的看了他一眼，道：

「你最好少吼少叫，現在可不是你們這些鼠輩的天下，要活命也得好好商量，否則我拔腿走了，你們只有等死的份！」

史邊果然不敢再答腔了，他知道阿諾說走就走，如果將這個二楞子氣跑了，自己這條命準完了。

仇獨想了想，道：

「阿諾，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你們要談條件。」

阿諾也想了想，道：

「也許是吧。」

仇獨咬牙道：

「你們錯了，鼠王不會跟你們談條件的。」

阿諾哼了一聲道：

「那要看是什麼人在我們手裏了，你和姓史的在他心裏還極有份量，兩人換一個，這還是很划算的事情，我相信他會幹。」

搖搖頭，仇獨嘆了口氣道：

「錯了，鼠王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我姓仇的太了解了，他可以犧牲一千個人，一萬個人，也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關山月如今成了個廢人，他只是舉手之勞便能捏死他，想想看，他會做這樣的交換嗎？」

阿諾苦笑道：

「眞可惜，你們兩個算是倒霉了，居然做了鼠王的犧牲者，煩你們告訴鼠王吧，換不換全由他，我兄弟也未必非他的解葯才能解。」

說實話，一手抓起一個，將仇獨和史邊扔出門外，砰起兩聲，仇獨從地上爬起來，一眼看見鼠王就在他倆的面前，鼠王是坐在一頂二人扛的軟榻上，他冷眼的望着這兩個人的醜態，臉上佈着一片冰霜。

仇獨苦笑道：

「老鼠！」

鼠王嘿嘿地道：

「怎麼？連我們仇兄也着道了……」

仇獨咬咬牙，道：

「栽了。」

鼠王仰天一陣大笑，而他身後的紅狐尹良那張嬌艷如花的臉上浮現出一種令人痴迷的笑容，這就是淫狐一貫的嘴臉，她決不像一般的殺手，她是個女人，女人要在道上稱雄逞霸，必須要有着相當的條件，她選擇了「笑」做爲自己無形的武器，因爲像她這樣美的女人，只要對男人咯咯一笑，就能讓男人鬆懈了敵對之心，而仇獨年青瀟洒，她是淫婦，喜歡俏俊的男人，所以她笑的令人神惑……

紅狐尹良上前道：

「老仇，栽了再爬起來，沒啥！」

仇獨苦笑道：

「是的！」

尹良輕移蓮步，緩緩走到仇獨的身邊，一隻雪白的玉手已按在他的腕脈間，咯咯的笑道：

「是蝕骨散！」

人家中了那麼厲害的毒，她還在咯咯地笑，換了別人，仇獨和史邊早翻臉了，但，對這個女人，仇獨和史邊就是拉不下自己的臉！

鼠王的神情在急驟間有着極大的轉變，蝕骨散和酥骨散有異曲同工之妙，丁槌子施出這招斧

底抽薪之法，豈不是要自己互換解葯，道上同源，那個不知道仇獨和自己情同手足，單單是史邊中毒問題就簡單多了，加上姓仇的，鼠王可爲難了，他能見死不救麼……

他咬咬牙，道：

「尹良，蝕骨散要多久才會腐化肉骨？」

紅狐尹良握着仇獨的手不放，道：

「七個時辰！」

鼠王眼裡透出一片殺機，嘿嘿地道：

「夠了，咱們只要殺進去，還怕沒有解葯。」

這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目前，關山月已經是個手無搏雞之力的人，而唯一可堪匹敵的只有丁槌子，他們殺了丁槌子，自然會尋到解葯！

始終跟在紅狐尹良身後的午夜惡狼那雙冰冷無情的目珠子，一直落在尹良身上，他愛這個女人也怕這個女人，尹良一隻手始終握着仇獨的手，醋火早已燃滿眼裡，他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殺進去。」

尹良却了解頗深，她咯咯地道：

「我的娘，你是醋罈子，拉拉手又不是上床，幹嘛陰陽怪氣，你要殺人，上呀，老娘就是喜歡漂亮的男人，誰叫仇老兄那麼讓人動心！」

仇獨趕快抽回了手，道：

「誤會，誤會，我那敢惹我們惡狼的女人……」

午夜惡狼雙目一寒，道：

「希望你不要惹，誰惹了我殺誰？」

他心裡火氣直冒，話說完了已向丁槌子小屋行去，人未至，一掌已劈向那棟屋子，砰地一聲，在一陣顫動之後，板屑飛揚，牆上已出現一個大洞。

只見屋裡有人叫道：

「媽的，是那個不長眼睛的東西在這裡胡來。」

阿諾殺氣盈眉的跑出屋外，一看是這個人鬼不分的午夜惡狼，怒聲道：

「你想幹什麼？」

惡狼冷冷地道：

「叫姓關的滾出來。」

阿諾冷冷地道：

「姓關的也是你叫的，午夜惡狼，識相點，滾開，否則你姘頭的小白臉，那條濺命就沒了……

……」

那是指仇獨，惡狼聽了更加冒火……。

十九

午夜惡狼當然不知道阿諾有意氣他，但此刻惡狼只覺胸中泛湧著一股無法遏止的怒火需要渲洩，他是個不愛多說話的人，一聽阿諾話中有話，暗中冷笑一聲，又是一掌朝着阿諾劈去。

阿諾手不離刀，惡狼的右掌甫起，他那柄寬厚的大刀已劈了過來，兩個人都是頂尖中人，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打法。

兩人各換了三招，難分勝負。

紅狐尹良似乎又看上阿諾了，她嬝嬝的移動着蓮步，緩緩走向兩人中間，先朝着阿諾裂着紅紅的小嘴一笑，那雙眸梢子又嫵媚的一瞥，笑道：

「阿諾，你看看老娘長的怎麼樣？」

阿諾正發着狠勁要和午夜惡狼拼個生死，紅狐尹良突然艷麗四射的向他那勾魂的一笑，阿諾只覺心中劇烈的一顫，那靜止如水的心湖陡地翻起了漣漪，他略略一呆，道：

「還不錯。」

其實尹良雖然已是徐娘半老，但眉目間依舊是秀麗明艷，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像是靈動的珠

子，能勾起男人的遐思，阿諾耿直憨厚，一生中除了桂花那個女人外，他再也沒碰過別的女人，尤其像尹良這種女人，尹良這一笑一逗的，使他那股子無邊怒火登時消了不少，他個性爽朗，實話實說，尹良麗質天生，艷光四照，阿諾自是有點目眩眼花。

紅狐尹良咯咯地道：

「我長的好看，你一定很喜歡，如果我做你老婆，你可願意娶我……」

阿諾嚥了一下口水，道：

「我已有兒子了，不能娶妳啦。」

尹良大笑道：

「沒關係，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阿諾搖搖頭道：

「免啦，我還不想沾妳這個腥。」

他忽然想起尹良有淫娘之譽，此女以勾引男子聞名江湖，自己也三四十歲的人了，居然經不起這騷娘們的誘惑，阿諾腦中意念流閃，面上那條痴相已消逝了。

那知尹良並不灰心，突然道：

「阿諾，你一定看過不少女人的大腿，我保證你沒看過我這樣女人的大腿……」

她眞是人如其名的風騷大胆，這種話也能由她嘴裡說出來，她不但說出來，她還做出來，今天，她穿了一條大紅色長裙，嘴裡笑着，眼裏也笑着，那隻纖纖玉手已輕輕掀開裙擺一角，露出一雙雪白而豐潤的大腿，這女人的確有露的本錢，一雙皙白滋潤的玉腿如羊脂樣的細緻，不但豐圓潤厚，更散發着一股誘人的香氣，阿諾曾幾何時看過這樣的女人，這樣的美腿，他兩隻眼睛睜大了，呼吸忽然急促起來，臉也開始紅潤……。

紅狐尹良嫵媚的道：

「怎麼樣？好看吧。」

不但好看，簡直是讓阿諾看呆了，不但阿諾看呆了，現場的男人都看呆了，仇獨，史邊幾乎忘了自己中毒之事，也是揚揚的望着，唯有午夜惡狼不看，他是看多了，他不但不看，臉上一片憤憤之色，他恨地一聲冷哼，道：

「妳那麼愛暴露自己。」

尹良咯咯地道：

「我喜歡！」

她的確是喜歡這調調兒，她希望自己的美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但，暴露的愈多，也就是要殺人的時候，除非她眞看上那個男人。

阿諾面貌雄厚，體格魁梧，本來很讓這種女人心動，但，她在鼠王面前可不敢誤了大事，在一連串動人的笑聲中，她的玉手向阿諾指去！

阿諾想不到自己會栽在版女人的手裡，他只覺胸口一疼，人已仰天翻倒，腦子頓時一清，吼道：

「妳，妳這臭娘們……」

紅狐尹良淫笑道：

「你眞以爲老娘會看上你，臭男人，像你這種人看到了漂亮的女人就像條狗似的，瞪着一雙色眼直流口水，像這種人我見多了……」

阿諾氣的臉色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午夜惡狼移身道：

「殺了他！」

他向來心狠手辣，遂有午夜惡狼之譽，他的劍如顫閃的火花似的劈向阿諾，阿諾中了尹良那一指後，人已虛軟的站不起來，眼見午夜惡狼的冷劍穿空而來，索性閉上雙目，任他們宰殺。

叮地一聲！

午夜惡狼的劍如撞在鐵板上一樣，叮然聲中彈了出去，他的劍已夠快了，想不到來人的劍更快，快的連他都沒有看清楚人家是如何出手的，定眼一瞧，只見丁槌子寒着一張臉，冷冷地瞪着他。

午夜惡狼嘿嘿地道：

「是你。」

丁槌子不屑的道：

「這就是你們這對奸夫淫婦的慣有手法，一個靠脫褲子迷死人，一個就借機會暗中下手，眞無恥……。」

尹良看見了丁槌子，眼裡那股令人眩惑的神采使丁槌子呼吸喘的特別沉重，他一向怕這個女人，怕這娘們的艷勁，怕這女的賣弄風情，畢竟紅狐尹良的騷決不是普通的賣騷！

紅狐尹良咯咯地道：

「老槌子，你那一根只怕老的起都起不來了，老娘別的本事沒有，專治性無能，來，給老娘瞧瞧，你那根還有沒有救！」

她的大胆是天下有名的，遇上男人她什麼話都敢說，因爲她懂男人，男人都愛這個調調兒……。

嘴裡說着手可不閒着，眞的往丁槌子下體抓去，別看這女人看來只會那種事外，其他的什麼

都不會，她的功夫還眞行，一招下去，逼得丁槌子拔腿而退，畢竟那地方給這女人抓着，那可不是很光彩的事。

丁槌子身子才退，午夜惡狼立刻躍身而上，多年的合作和默契使這兩個人已達一體的境界，尹良只要引對方注意，午夜惡狼就會立下殺手，一和一唱，道上已有不少人栽在他們手上。

惡狼的劍眞狠，一出手就指向丁槌子的咽喉，丁槌子面臨這兩大超級高手的襲擊，確實有點惶亂，雖然他身手不錯，畢竟對方也非弱者，任何一個都能和他打成平手，更何況此刻是二對一。

鼠王斜躺在輭轎上，眼睛一瞇，嘿嘿地道：

「幹了老丁，姓關的就束手無策了。」

仇獨點頭道：

「把子，兄弟是幫不上忙了，這老小子要解決還眞不容易，要解決他，還是要請你出手啦。」

鼠王嗯了一聲道：

「好。」

他斜臥在輭轎上，隨着那個「好」字，人若疾矢一樣的彈射出去，在空中一個大盤旋，已斜着一隻手掌向丁槌子的當頭罩下。

丁槌子早已名列武林高手之林，單打獨鬥，任何人都休想佔着便宜，但，紅狐尹良和午夜惡狼都不是庸手，兩人這已聯手，威力自是強大，丁槌子全神貫注在兩個人身上，料到鼠王會突然突襲，他正閃避午夜惡狼那致命的一劍，鼠王的手掌已按在他的背上。

「砰！」

那一掌當眞不輕，丁槌子只覺氣直翻湧，人已踉蹌的退後了幾步，血水若狂泉般的從他嘴裡噴出來，他咬着牙大吼道：

「不要臉的東西。」

鼠王一掌得手，人已借這一掌之力又飄回輭轎上，他功力深厚，根本沒有着地，身法之快，簡直難以形容，無怪乎此人能領袖那群鼠輩呢。

鼠王仰天大笑道：

「別看我的腿給姓關的砍了一劍，那點傷還難不住我，姓丁的，天堂有路你不走，非要老子修理了你，你才會大夢初醒。」

午夜惡狼借機揮劍而下，吼道：

「姓丁的，送你歸西！」

劍光閃顫，一劍穿向丁槌子的腰際間，勢快劍疾，阿諾此刻不知是那裏來的力氣，人已向前撲去，厲道：

「你敢殺他！」

他中了尹良那一指後，穴道被制，本來是動彈不得，可是眼見丁槌子命在旦夕，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來力量，居然能將那個封閉的穴道衝開了，他懷抱在胸的大刀已掄向午夜惡狼！

那一劍雖然快疾，畢竟穴道封閉太久，行動遲緩，刀力不足，雖是如此，還是逼得午夜惡狼硬抽回那射出去的長劍，算是解了丁槌子那一劍之厄。

但，尹良不會那麼饒得了阿諾這種拼命的機會，阿諾的刀甫出，她已靠近一脚踢在阿諾的肚子上，阿諾啊了一聲，人已湧出七八尺！

丁槌子晃晃身子，一雙掌已推開了。

午夜惡狼嘿嘿地道：

「你倆要能活着離開這裡，我惡狼就跪着叫你爹！」

長劍繚繞顫起，空中速着挽起七八道劍浪！

阿諾呸地一聲道：

「老子寧可絕子絕孫也不要你這龜兒子！」

惡狼聞言心裡更火，他滿臉殺機，一副殘酷之色，那柄能奪人性命的冷劍，已乘阿諾尚未站起來的時候，狠厲的一劍戮下。

阿諾挨了那女人一脚，根本已無力閃避，因爲那一脚是踹在他的腹部上，丹田之氣已被踢散了，他自知無法再避開惡狼這一劍，索性要硬挨對方的致命一擊。

突然——

有一個冷冰的話聲，道：

「住手。」

語音不高，却有種令人顫索的威力，惡狼原本殺機塞滿心田，但，當這話聲傳進耳中之後，他那揮出的劍竟然自動自中途撤回來。

隨着這話聲，關山月已站在小屋門邊，他看來臉色還有點蒼白，可是眉宇間那股子英挺之氣，依舊是令人動心，有種說不出來的味道。

鼠王嘿嘿地道：

「你終於出來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你不是要找我麼？我現在就站在你們的面前，你們想怎麼樣？全沖着我來好了……」

仇獨和尹良及惡狼目光俱落在關山月身上，他們對這個人聞名已久，但，却是頭一回見面！

史邊低聲道：

「他就是關山月……」

紅狐尹良咯咯地道：

「長的挺好嘛。」

漂亮的女人有人看，漂亮的男人也有人看，更何況尹良是個淫婦蕩娃，要她三天不吃飯她能忍，要她三天沒有男人，她就不能活了，關山月長的瀟洒，人更漂亮，對一個像乾柴一樣需要的女人來說，是太誘惑了。

關山月根本不理會這些人，他緩緩走到丁槌子身邊　看他嘴邊尚溢着鮮血，拿出一條手帕替丁槌子拭去嘴角上的血漬，低聲道：

「老丁，還能支持麼？」

丁槌子惶睞道：

「你出來那麼快幹什麼？再過一刻！」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明白，那葯要在七個時辰後才能完全發揮效用，這只是對普通人而言，以我的功力我只要三個時辰就能解了這層毒！」

丁槌子搖頭道：

「我還是不放心！」

關山月拍拍他，道：

「別怕，咱們還沒有一敗塗地！」

鼠王睹狀心裡一陣涼意，大聲道：

「姓關的，你還能動手麼？」

關山月面上掠過一抹冷冷的笑意，道：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動手，不過我會盡量去動手。」

鼠王嘿嘿地道：

「酥骨散天下一絕，能解的人不多，看你神情，此刻只怕連舉手投足的力量都沒有了，你要是聰明就乖乖的給本王磕三個响頭，本王就饒了你一命。」

關山月聞言大笑道：

「鼠王，你看我會是那種乞憐求命的人麼？」

鼠王也哈哈大笑道：

「你不是，但，我能打的你是，姓關的，我先斷了你兩脚再砍砍你雙臂，讓你無手無足，那時候，你不求生都不能，看看你還求不求我……」

點點頭，關山月道：

「方法不錯，可惜你永遠沒那個機會……」

鼠王瞄了紅狐尹良和惡狼一眼，道：

「如果我們三個同時出手，你能支持多久……」

關山月想了想道：

「半個時辰。」

鼠王嘿嘿地道：

「那不結了，半個時辰後你這條命就結了……」

紅狐尹良眼珠子一瞇，道：

「鼠王，這麼英俊的漢子我可是頭回碰上，你要殺他，我不反對，至少你先讓老娘和他上次床，瞧瞧他那模樣，看的老娘心癢癢的，色慾乃人之大倫，有了好漢子，別說是玩了，光看看都舒服……」

她是道上有名的慾海奇葩，只要看的上的漢子，她從不放棄機會，關山月的確長得俏俊，他那英挺的樣子還眞令尹良心動，所以，這騷娘們在話語中已流露出自己的本性了。

惡狼對這個女人了解太深，她什麼都好，就是看不得漂亮的男人，此刻一聽紅狐尹良的話語，惡狼知道她眞動了心，他森冷的目刃一瞪關山月，道：

「妳眞要跟他上床！」

尹良冷笑道：

「我是想跟他上床，你管不着！」

惡狼嚥了一口口水，冷冷地道：

「我是管不着，不過！」

尹良冷冷地道：

「你想殺了他！」

惡狼嘿嘿地道：

「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他永遠消逝！」

惡狼一生中就認識這麼一個騷女人，他不懂愛也不懂情，他只知道尹良看上的男人，那個男人必定逃不過尹良的手掌，他不喜歡尹良跟人家隨便上床，但又沒有好的方法阻止，最後他選擇了殺人，只要殺了那個男人，尹良就只有嘆嘆氣走了……

惡狼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他只知道爲了這女人任何事他都幹，此刻他認定關山月是他必須除去的人，因爲他怕自己的女人眞會愛上這個男人……。

他連招呼都不打，一劍擂了出去，那一劍是蓄集了他全身功力而發，他要對方一劍致命，出手也就毫不客氣了，尹良看他出手了，神色一變，叱道：

「你這狗操的，居然又玩老把戲。」

老把戲就是把她看上的漢子殺了，讓她永遠也得不到，惡狼的慣常手法，她是領教多了。

關山月面上殺機一湧，道：

「妳找死。」

惡狼是在找死，他應當很快的了解關山月目前的處境，在這群高手當道的情況下，關山月那能容許自己和這些人拖下去，惡狼的劍一臨身，關山月的劍更快更疾，嘎地一聲穿過惡狼的咽喉處，那一劍竟穿了一個血洞，惡狼做夢也沒想到關山月的劍有這麼快，快的連他都看不出來對方是如何出手的，他慘哼了一聲，瞪着一雙圓吐的眼珠子，望着關山月緩緩倒下去。

尹良看呆了，道：

「大野狼，你死了。」

惡狼眞死了，死在他太意外了，他把關山月看成普通的高手了，以惡狼的功夫，關山月要殺他，也要一段時間，只因爲鼠王跟他說姓關的中了毒，連舉手投足的力氣都沒有了，惡狼才會上這種惡當，在他想像中自己這一劍下去，姓關的那能抗拒的了……。

惡狼在地上翻了一個滾，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鼠王一氣道：

「他媽的，你怎麼這麼沒有用。」

仇獨嘿嘿地道：

「鼠王，惡狼之死，你要負全責！」

鼠王一呆道：

「爲什麼？」

仇獨沉思道：

「在我們來這裡之前你是怎麼說的？」

鼠王一怔道：

「他中了毒，不能再動手了。」

仇獨一拍掌，道：

「這不結了麼？我們大夥都認爲要殺姓關的太容易了，因爲他已中了毒，惡狼也是這種心理，才會讓姓關的一招得手，否則，惡狼也不會死的那麼怨了。」

尹良凝視着關山月道：

「你殺了我的漢子，我可要你賠……」

關山月將劍上的血漬拭去，道：

「妳的漢子太多了，我不知道該賠那一個？」

尹良想不到關山月也幽自己一默，她咯咯地道：

「小怨家，你還眞會逗老娘，遇上你後，老娘這顆心全讓你逗活了，唵那個漢子死都死了，怨也沒有用，你就做老娘的漢子好啦。」

黃腔一開，尹良的話就說個沒完，她本來就是個風流怨婦，一輩子都在男人身上打轉，她是隨口胡皺，有時候連自己都不知道皺的這話有那句是眞的，有那句是假的！

她是個黃腔和動作一起來的人，話框子一開，人已向關山月靠了過來，人還未近身，關山月已感受到她那股濃郁的脂粉味兒，關山月搖頭道：

「別過來，我對妳可沒多大興趣！」

尹良大笑道：

「我會讓你有興趣，老娘的功夫是一把罩……」

在笑聲中，這女人出手了，她雖然日夜行房，手底下還眞有兩下子，手裡不知何時多了一柄匕首，一晃肩，人和匕首同時殺了出去。

關山月的劍也射了出去，快的令人目眩，一長一短，兩種兵刃在一觸之後，尹良的身子彈了出去，有落到仇獨和史邊的身子，仇獨和史邊一見這女人如一團肉樣的橫飛過來，兩個人在本能的閃移下，各自左右一移，尹良噗地一聲跌在地上，她哇哇地叫道：

「你們兩個臭漢子，看到老娘給人家震出去了也不抱老娘一下，害的老娘屁股都跌碎了。」

仇獨忽然一躍而起，道：

「兄弟，咱們不是中毒了麼？怎麼自動解了呢？」

史邊揚揚地道：

「是呀。」

暗中一運氣，兩個人只覺氣血通暢順流，根本沒事，兩個人這一高興，望着關山月和丁槌子裂嘴直笑。

仇獨冷冷地道：

「老丁，你的毒並不怎麼樣嘛。」

丁槌子呸了一聲道：

「我姓丁的一生只知道濟世救人，從不用毒害人，我只是給你們抹一點麻醉葯而已，過了時候自然就會消失！」

仇獨大笑道：

「你錯了，丁槌子，殺人攻擊但求目地，何必在乎手段，今日你一念之仁，正是你完蛋大吉的好日子。」

丁槌子怒笑道：

「狼心狗肺的東西，我確實錯了。」

史邊嘿嘿地道：

「兄弟，現在是咱們替惡狼兄報仇雪恨的時刻了，姓關的再狠再毒，也敵不過咱們兄弟的連手。」

不錯，鼠王爲首下，尹良、史邊和仇獨，這群人的聯手下，那股力量就非一般人所能抵擋了，關山月和丁槌子再加上阿諾，他們雖有拼命之心，但，丁槌子傷重，阿諾也是傷疾不輕，雖合三人之力，要對抗這些高手，確實有力不從心之感，更何況關山月能否再出手尚大有疑問。

阿諾心裡焦急，道：

「八通和老方……」

八通和老方早已跑出百里之外，他倆爲了解關山月身上之毒，奉了丁槌子之命遠去東離島求鬼谷子賜葯，丁槌子雖有通天醫能，除了用千年雪蓮丸連聽給關山月服用外，要解這種軟骨散之毒，非鬼谷子比毒百消丸不可，關山月在千年雪蓮丸的護體下，雖暫時遏止了這種毒的發展，但，若連續施用內力，一樣會觸發那股潛在的毒勢，丁槌子一生詣研醫理，除了理解其中道理，連夜命八通和方濤向鬼谷子求葯。

兩個人都是關山月生死弟兄，只要能救了關山月，他們賣了命也要去辦，匆匆告別兄弟，急急而去，阿諾和丁槌子本來就是要拖時間，希望他倆能在預定的時間內趕回，那知道是晚了一步，關山月依然出手了。

丁槌子苦澀的道：

「阿諾，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只有拼了。」

阿諾眼裡含着淚，道：

「我阿諾死不足惜，我們少主決不能……」

關山月聞言心裡十分感動，他知道這些兄弟都對自己忠心耿耿，無奈天欲絕他，染毒在身，此刻已別無選擇，面臨恁多強敵下，他只有硬拼到底了，阿諾一掉淚，關山月突然豪情大發，大聲道：

「阿諾，哭什麼？難道我們還會怕死……」

阿諾抹抹眼淚，大叫道：

「兄弟，我哭的不是自己這條老命的短促，而是咱們居然會栽在這群鼠輩手裏，兄弟，死的該是他們，而不是我們！」

關山月厲聲道：

「他們既然該死，我們就讓他們死！」

阿諾哭道：

「兄弟，我想你呀！」

關山月大笑道：

「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你操這個心！」

嘴上雖然和阿諾說話，目梢子決放離開鼠王這夥人的身上，他知道鼠王的腿給自己砍傷了，還不會那麼快復厚，仇獨和史邊就不一樣了，葯勁一解立刻跟平常一樣，功力不會有所差損，那個尹良除了能賣弄風情外，手上功夫尚不怎麼樣，關山月腦海裏極快的分析了這些人的狀況後，他已擬定了採取的步驟，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裡幹掉仇獨和史邊，有了兩個人在太碍手碍脚了。

史邊名列大左使之名，在道上自是不太罕糊，他已吃定了關山月身上中毒，暗中向仇獨一施眼色，道：

「上。」

仇獨對關山月是聞名已久，却從未眞正接觸過，此時他還眞想試試傳言中的關山月是否人如其名一樣的响亮，他一咬牙道：

「老史，我自己來。」

史邊一怔道：

「老哥哥，人家不是省油的灯，連咱們的主都掛了彩，你眞要一個人動手，只怕會壞了咱們的大計……」

仇獨鼻子裡一聲冷哼，道：

「你不懂，仇獨一生中佩服的是眞正有本事的漢子，姓關的能名列年青輩中的首號人物，自是有兩把刷子，我想眞正見識一番！」

他高傲成性，連鼠王都讓他三分，史邊知道拗不過他，只有乾笑兩聲，聳肩而退！

鼠王次思道：

「老仇，小心點。」

仇獨哈哈大笑道：

「兄弟，連我都不成了，你老哥也該認了。」

鼠王心裡突然一沉，仇獨今日怎麼一反常，失去往日那種陰毒和沉着了，他想一個人單挑關

山月，難道他眞對自己的武功有那麼大的信心，鼠王一念至此，道：

「兄弟，我只能說小心！」

仇獨嗯了一聲道：

「我會的！」

其實，鼠王和仇獨論交這麼多年也未必眞正了解仇獨，仇獨看上去是個陰沉詭詐的人，由於受到劍俠之類的小說影响，一向崇拜英雄，他自視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物，雖和鼠王論交，但決不和他結盟換帖，他始終將自己處在一個超然的地位上，與狐王是友也像兄弟，骨子裡，仇獨只承認雙方是友，而決非兄弟，因爲他看不起鼠窩那幫子雜碎，那些鼠輩在他眼裡不值一文，倒是阿諾和丁槌子很令他佩服。

仇獨向關山月一望，道：

「朋友，你滿意了吧。」

關山月淡淡地道：

「有何滿意之處？」

仇獨嘿嘿地道：

「咱們這是單挑，機會上你勝算大了太多！」

搖搖頭，關山月笑道：

「你錯了，我希望你們一塊上，這樣才乾脆……」

史邊呸地一聲道：

「姓關的，你別他媽的給臉不要臉，咱們仇兄弟能單挑獨鬥的跟你過手，那是給你活命的機會，假如兄弟我和尹良同時上，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關山月滿腹不屑的道：

「情況完全一樣，一定有人要倒下。」

史邊嘿嘿地道：

「一定是你。」

關山月冷冷地道：

「未到最後，誰也不敢妄下定論，史邊，老在那裡玩嘴皮子，不如提劍一塊上。」

史邊一震，怒道：

「他媽的，你！」

他的劍已閃了出去，但仇獨的動作更快，他知道史邊一上，自己就無法單獨和關山月比劃了，仇獨的身子如彈丸般的射向半空，一劍已掄回關山月。

關山月心裡也是一緊，他決沒想到仇獨的功夫有這麼好，那快速的身法如流星趕月似的，人劍合一的射顫過來，居然將關山月逼退了七八步。

關山月凝重的道：

「我看錯人了。」

仇獨的劍斜劈而落，道：

「什麼意思？」

關山月的劍迅快迎上，道：

「你才是高手。」

兩個人的劍人幾乎已交幟在一起，但見兩道銀光時上時下，時而繞射在一起，那激烈的身手，登時令鼠王看揚了，他暗暗的道：

「他媽的仇獨，你竟在本王面前藏了一手。」

他和仇獨論交那麼多年，只知道仇獨是個劍道高手，高到什麼程度，鼠王自己也說不上來，從今天他的出手上，鼠王知道此人劍術猶在自己之上，他心裏意念流閃，頓時有股芒刺在背的感受。

意念間，仇獨的身子忽然斜截下來，他身在半空，手裡的劍尚未遞出，突然一道冷光逼在自己的眉宇間，這種快速的出手，使仇獨嚇愣了，他只覺手裏的劍叮地掉在地上，而關山月含笑站在他面前。

天龍斬如一道銀狐樣的收在關山月手裡。

仇獨一呆，道：

「你不殺我！」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眞正的英雄是惺惺相惜，你的劍法決不比我差，只是我在拼命，你在比試，兩種心境，就有兩種不同的結果，如果你也拼命，也許死的是我！」

仇獨滿臉佩服的道：

「兄弟，我服了你。」

關山月淡淡地道：

「有你這樣的敵手，我希望是朋友而不是敵人！」

仇獨大笑道：

「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搖搖頭，關山月苦笑道：

「難了，你已是鼠王的兄弟！」

仇獨一怔，道：

「他！」

鼠王借機道：

「不錯，我們是好朋友！」

仇獨嘆了口氣，道：

「眞爲難，我兩邊都是朋友，却兩邊都不是人，我相信兩邊都不會把我當朋友了……」

他忽然有種落寞之感，那種不可言喻的苦痛哀傷竟自這年青人臉上流露出來，他仰天一聲長嘆，轉身向旁邊行去，經過鼠王和史邊的身邊。

鼠王伸出手來，道：

「老仇，咱們握個手，因爲咱們是朋友！」

仇獨黯然的道：

「希望還是朋友……」

他也伸出手去，兩個人的手已緊緊握在一起！

那是一種友誼，也是一種諒解！

突然！

鼠王眼裡幻化成一股陰毒之色，而史邊從鼠王眼神裡似乎已意會到什麼指示了，他的劍突然橫著劈了過去，一劍從仇獨背後切下！

仇獨向前一傾，人已慘哼了一聲，鮮血自背後流了下來，那一劍可劃的不輕！

二十

鼠王的手還是緊緊握住仇獨的手，他彷彿不願捨棄多年的老友一樣，硬抓住仇獨不放，史邊的臉更猙獰了，他的第二劍又刺出了，是刺向仇獨的心臟……

陡地——

關山月一個擰身，叱道：

「住手。」

人劍已化作一道光弧，斜刺裡飄向史邊，史邊顧不得宰殺仇獨，閃身急退，但，關山月的劍太快了，那一飄而至的劍氣早已穿進史邊的小腹上！

鮮血從史邊的七孔裡噴出來，而他的腹部已給劍劃開了，尿血混合著流出來，那死狀好慘。

鼠王的手鬆了，仇獨一交摔在地上，血沿著他的肩流下，他強忍着被劃開的痛苦，顫聲道：

「老鼠精，告訴我，爲什麼？」

他始終不相信鼠王會殺他，畢竟鼠王殺了他！

鼠王臉上佈滿著一層令人悸怖的殺意，他怨毒的道：

「你是我朋友！」

仇獨嗯了一聲道：

「我承認！」

鼠王厲聲道：

「我的朋友就不能背叛我，這是咱們鼠窩的規矩，你違背了規矩，我就不能留著你，否則以後鼠窩兄弟都會跟你學！」

仇獨大笑道：

「你錯了，我可不是你窩裡的人！」

鼠王嘿嘿地道：

「進了我的門，就是屬於我的人，非我族類不可能跟我是朋友，你既然是我朋友，這輩子你就不能背叛我……」

仇獨大聲道：

「老鼠王，你心太狠了，連每個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控制，今天我才看清你的鬼面目，姓仇的決不會白挨這一劍，我會讓你償還今日之債！」

鼠王呸聲道：

「你目前沒有能力了！」

仇獨果然啞口無言了，史邊那背後一劍雖沒要了他的命，却也傷的不輕，他如果眞要再動劍，那層傷能讓他終生殘廢，他不敢輕言動手了。

此刻，關山月適時的道：

「鼠王，別忘了，我還在！」

鼠王嘿嘿地道：

「我知道，不過，你也別逞強了，姓關的，我太了解那般葯性了，剛才你和仇獨的一戰已耗費了你的眞力，此刻如果再和我這樣的高手交手，我保證你這輩子再也動彈不得了，不信你可以問問丁槌子。」

丁槌子喘聲道：

「他說的沒錯。」

那知關山月突然暢聲大笑道：

「鼠王，你太多慮了，姓關的不會在乎個人生死，只要能除掉你，那怕是卽刻死去又有何懼，過來吧，看看咱倆誰先死！」

他說的豪氣千雲，視死生小事，視正義如浩月，這種不畏強權，不畏惡勢的逼人氣魄，連鼠王和尹良都震顫了，他們這才知道關山月不是條普通的漢子，他是漢子中的漢子。

鼠王無奈的道：

「行，咱們只有一拼了。」

丁槌子顫聲道：

「小兄弟，別逞了，你已逞不住了。」

阿諾更是滿佈淚水的吼道：

「兄弟，如果你有氣沒地方發，你就給阿諾一劍，只要你不再運氣，那個狗養的老鼠精他跑過了今天，也跑不過明日，兄弟，咱們不爭在一時呀！」

關山月長嘆口氣，道：

「今日不殺他，他日就沒這麼容易了！」

阿諾大聲道：

「不會，不會，他該死的時候誰也救不了他！」

關山月似乎已抱定決心要給鼠王一個重創了，鼠王一見他那股凜然逼人的殺氣的確是嚇了一跳，他見史邊已死，仇獨已叛離了他，惡狼死的更慘，尹良根本並不眞心肯爲他出力，他知道自己在氣勢上已輸了，他嘿嘿地道：

「兩敗俱傷的事，雙方都討不了好！」

字音尚在舌尖打轉，仇獨忽然向鼠王撲去，他的手裡多了柄匕首，那是一柄鬼王匕首，短小細利，刺地一聲，已將鼠王斜躺的輭輭轎穿了個洞，鼠王如彈射的弓石般向空中落去，空中有著斑斑的血漬……

仇獨大笑道：

「這一刀是告訴你，咱們恩斷情絕了！」

鼠王人已翻出七丈之外，遠遠傳來他那嘿嘿的笑聲，道：

「仇獨，你和姓關的都會得到應得的報應，我保證，我會加倍奉還，希望你們的命能活長點，別半途夭折……」

話逝，人去，已渺。

而尹良早已溜了，她溜的比鼠王還快。

關山月那股凝聚的殺氣已如吹起的氣球，他只覺一股憤怒難洩的怒氣隨著鼠王的逃逸而無處發抒，他緊緊握著劍一聲長嘯，人已躍起，朝著遠處那棵大榕樹砍去，嘩啦一聲，那棵大榕樹應聲而倒！

阿諾顫聲道：

「兄弟，你瘋了。」

丁槌子苦澀的道：

「這樣也好，剛才他將全部精神凝注在這一戰上，混身功力凝聚在一起，如不發抒出來，只怕會更難過！」

阿諾焦急的道：

「你不是說他不能再運功麼……」

丁槌子點頭道：

「當他那股功力散過後，他會！」

話聲未落，關山月已如洩了氣似的，人已萎頓的坐在地上，那張臉剎那間蒼白，他彷彿生了場大病一樣，人已虛弱的連抬起手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仇獨望他一眼，道：

「他的毒發了。」

丁槌子顫聲道：

「鬼谷子的解葯再不來，他的命不會支持太久！」

仇獨急聲道：

「鬼谷子是天下第一怪醫，久居葯王谷，絕不見客，八通和老子如果去求他，八成是空手而回！」

阿諾急聲道：

「不會，八通和老子說過，如果這位鬼谷先生不給葯，他們決不回來，乾脆死在葯王谷……。」

仇獨望着遠處的雲，道：

「但願鬼谷先生大發慈悲，千萬別讓一個眞正的英雄就此死了，否則，我仇獨會遺憾一輩子……」

他是個崇敬英雄，欣賞遊俠之類的人物，關山月傳奇性的響譽中原，仇獨早已暗中思慕，這次兩人由敵變友，使仇獨覺得自己也像個俠客了，他不希望關山月死，橫掃天下，頗能和自己相提並論的，也唯有關山月……。

關山月的毒發了，丁槌子將僅有的千年雪蓮丸一股惱兒全給他吞下了，他還是沒有半點起色，額際上已淌出了汗珠，口裡也開始吐著白沫，丁槌子是醫道高手，一看這種情形，嘆聲道：

「他完了。」

阿諾慘叫道：

「什麼？他不行了，老丁，你他媽的一天到晚吹噓自己的醫術如何高明，現在，人在你手裡治死了，我阿諾如果不親眼見他活過來，我一定割下你的腦袋當球踢……」

丁槌子眼裡含著淚，道：

「你他媽的吼什麼？我願意他死麼？阿諾，你曉得我老丁研究醫道是爲了興趣，小病我治不了，大疾我也束手無策，能醫他的，惟有鬼谷子！」

阿諾咬牙道：

「好，我們去找鬼谷子……」

他是率性而耿直的人，一聽普天之下唯有鬼谷子能救關山月，毫不猶豫的抓起關山月揹在身上，他要揹他去葯王谷求葯，那怕是累死，他也要帶他入葯王谷！

丁槌子哭道：

「阿諾，葯王谷離這裡有百來里，咱們這樣走去，至少也要三天，小關能否支持到那裏……。」

阿諾一瞪眼，泣道：

「總比在這裡等死要好吧。」

丁槌子默然了，他也被阿諾的精神感動了。

仇獨生性高傲，一生都是在人人奉承的環境裡長大，他不知道人間友誼滋潤的可愛，此刻一見阿諾和丁槌子對關山月那麼死心塌地的忠心，心裡只覺有股溫暖橫過心田，他這才了解人間除了溫情之外，還有友情的可貴，朋友的扶持，這樣活着才像個人……

仇獨忘了自己的傷痛，堅定的道：

「那怕是走上十年八年，我們也要他活過來。」

頂著燠熱的大太陽，顆顆汗珠從阿諾的額頭上滾下來，他全身被汗濕透，但，他一點也不覺得苦，他只知道踏著堅定的步伐，揹著他生命中最能依賴的朋友，他要救活他，他要他的朋友永遠健康快樂……

風從耳邊吹過，蟬鳴在枝頭，這是個燠熱的午日！

突然！

在大太陽底下，丁槌子首先發現在他們前面有兩道人影向這裡連滾帶爬的跑着，而在這兩個人的背後，三個驃悍漢子跨在健馬上，揮舞着鞭子，抽擊這兩個奔跑的漢子，他們衣衫襤褸，血痕纍纍，喘着呼着也捧着……

丁槌子一呆道：

「八通、老方！」

這眞是陰溝裡翻大船，自家兄弟給人家這麼折騰，阿諾的眼也紅了，他迅快的把關山月放下來，衝上前去，吼道：

「喂，前面可是八通和老方！」

八通和老方給人家修理的就差那麼一口氣了，他倆陡聞阿諾的話聲，精神一振，朝前望去，八通已叫道：

「阿諾，我……」

底下的話根本還沒說出來，身後已揮來重重的一鞭，直打的八通一個踉蹌，差點沒栽在地上，阿諾的刀已揮了出去，道：

「喂，你們是什麼東西，居然這樣修理我兄弟！」

他雖然揹著關山月已奔行數里，尚未覺得十分勞累，此刻見自家兄弟讓人這麼羞辱，心裏那股子憤怒如火焰般湧出來，他可不管對方是何許人，那一刀筆直的向那三個騎馬的漢子揮出。

三道人影一分，那三個漢子已分了開來，他們騎術精，動作快，阿諾那一刀居然落空，那三個人俱是中年漢子，六道目光向阿諾一望，當中那個個子較高大的道：

「你是誰？」

阿諾嘿嘿地道：

「你爺爺叫阿諾！」

那漢子哼了一聲道：

「你就是阿諾，關山月的兄弟！」

阿諾一怔，道：

「你又是誰？你怎麼知道我們關少主！」

那漢子嘿嘿地道：

「你何不問問你的弟兄！」

方濤抹了抹嘴角的血漬，恨聲道：

「他們是神騎旅的吳氏三兄弟，當中的那個叫吳浩天，兩邊的是吳浩雲、吳浩月……」

神騎旅即非幫也非門，更不是那一派，但，他們却是個極有組織的組合，吳氏三兄弟在組合中負責截殺行動，傳說這三兄弟憑著家學自成一格，在組合相當受重視，想想看，憑三個人之力能將八通和老方整治的那麼悽慘，這三兄弟的功力何等高強已可想而知了……。

阿諾嘿嘿地道：

「神騎旅和咱們素無過節，你們爲何修理他們，別以爲吳氏三兄弟在道上略了有點名氣，就可隨便欺負人！」

吳浩天冷冷地道：

「阿諾，這過節已經發生了，是你們先犯了我們，神騎旅不惹事也不怕事，誰要惹上我們，結果就是這樣，必須付出相當代價……」

方濤怨眼的道：

「他媽的，葯王谷難道是你們的地盤！」

丁槌子一震道：

「葯王谷，他們和鬼谷子有何關係？」

吳浩天哈哈大笑，道：

「姓丁的，你也許還不知道，葯王谷的鬼谷子已投靠我們神騎旅，任何人想要得到鬼谷子的葯物，須先向神騎旅花錢買，否則，一律不准！」

方濤嘿地一聲道：

「放他媽的屁，鬼谷子已給他們霸佔了，任何想求醫的人，必須先通過他們的壓榨，我和八通闖進去過了，也見過鬼谷子，他……」

吳浩雲根本不給方濤說下去，道：

「你私闖葯王谷就犯了我們的大忌，我們神騎旅對於妄自闖入者，定要給予懲罰，現在我們

已將這兩個人押來了，你們要如何向我們交待？」

仇獨眉頭一皺，道：

「朋友，你們要什麼樣的交待？」

吳浩雲嘿嘿地道：

「很簡單，他們私入葯王谷，就是不給神騎旅面子，人要臉樹要皮，神騎旅要的是公道、面子！」

仇獨冷冷地道：

「人給你們打了、辱了，這公道的代價太高了。」

吳浩雲嘿嘿地道：

「這是薄懲，還有重罰！」

仇獨一怔道：

「如何個罰法？」

吳浩雲大聲道：

「五千兩銀子賠償葯王谷的損失！」

仇獨仰天大笑道：

「死要錢！」

阿諾呸了一聲道：

「他媽的還眞絕，天下什麼人都有，不要臉的人特多，姓吳的，要訛詐也得看看什麼人？八通和老方給修理了，這筆帳還沒找你們算，你們倒先咬起人來了。」

吳浩雲冷冷地道：

「不給錢這兩人就得死！」

他說的斬釘截鐵，字字如冰如鋼，臉上也隨著話聲而佈滿殺機，吳氏三兄弟一向不和別人多說，吳浩雲略略一晃肩，人已飄落，揹負的長劍霍地站了出來。

阿諾吼道：

「你想動粗！」

方濤已叫道：

「阿諾，小心，他的劍法很怪！」

阿諾呸了一聲道：

「他的劍怪，我的刀也不錯。」

他是個很不信邪的人，愈玄的事情他愈有興趣，他憑著那股永不屈服的豪情，揮舞起那柄大

刀，迎向吳浩雲的長劍，吳浩雲的劍法果然有點不一樣，他走的路子全是偏鋒，出招之怪，令人殊出意外，尋常人觸及這種劍法定然不知所措，但，阿諾就不同了，今日他知道八通和方濤俱已如同廢人，不可能再有能力應敵，因爲那三個雜碎已將這兩人折磨的怕了，丁槌子和仇獨也都傷勢不輕，眞動起手來，未必能穩操勝算，而關山月已危在旦夕，根本無法再出手了，阿諾已明瞭今日的情勢，他知道自己已沒有選擇了，唯有拼命才能挽回情勢，他大刀揮舞下，集中全力的拼命，有人說世上有兩種人最可怕，一種人是不要臉，人要是連臉都不要了，再也沒有事情能難住這種人了，另一種人是不要命，想想看，一個人連命都不要了，誰又能奈何了這個人。

阿諾不要命了，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他只求能一刀殺了對方，吳浩雲的劍再怪再厲，也不敢硬碰他的刀，因爲吳浩雲可不想這樣死了，他的劍法雖精也被阿諾的打法給震楞了，他想不到會遇上這種不要命的人。

吳浩月看的眉頭一皺，道：

「浩雲，這是那裏來的二楞子，居然不要命！」

吳浩雲大笑道：

「我看他能拼到何時？」

目前吳浩雲雖然暫時佔不了上風，但，他是個頗富經驗的超級殺手，知道凡意在拼命的人，決支持不了多久，凡拼命的打法最耗體力，這點他還眞看出來了。

阿諾果然有點力不從心了，他的刀已沒有先前那麼鋒利，招式也不夠嚴密，丁槌子看的一皺眉，道：

「老仇，咱們唯有拼一個算一個了。」

仇獨凝重的道：

「不錯。」

從吳浩雲的劍法上，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見識，吳氏兄弟果然好身手，僅那手劍法已令人頭痛了，仇獨忍著身上的傷，已移向場中，丁槌子更是斜躍而來。

吳浩天大笑道：

「全上啦。」

丁槌子冷冷地道：

「姓吳的，我槌子先來領教！」

吳浩天一震，道：

「你就是丁槌子。」

畢竟是樹的影，人的名，丁槌子在道上的名氣不小，吳浩天也是久聞其名，他知道這個槌子

非同尋常，心裏還眞有點在意，其實，他也看出丁槌子臉色黃臘，像是病重的樣子，否則，他也不敢硬接這一場。

丁槌子冷冷地道：

「還有那位仇獨兄，你也不會陌生！」

吳浩天果然又是一震，仇獨人稱獨行浪子，這輩子他是個獨行客，除了和鼠王論交外，他是很少有朋友的，今日怎麼和關山月這夥人扯上關係，吳浩天是百思不解。

吳浩天大笑道：

「果然都是名人。」

仇獨冷冷地道：

「請出手吧，只希望你們兄弟不要令我們失望。」

吳浩天哼地一聲道：

「不會，神騎旅從不讓朋友失望！」

僅這句話語間，已見前頭塵土大起，一行數十健騎已向這裡急速奔來，清一色的黑衣黑衫，顯然是一群久經訓練之士。

丁槌子神情略異，道：

「是你們的朋友！」

吳浩天大笑道：

「該說是咱們兄弟！」

這些人來時迅速，快捷如風，他們已遠遠向這裡包圍，丁槌子和仇獨知道事情愈來愈糟了，神騎旅的兄弟如果全衝上來，目前是決不容易應付，因爲他倆自知傷勢頗重，交手不久即可能遭人敵手。

方濤和八通也臉色慘變，站在那裏發楞。

這些人的注意力全凝注在這群快速騎士身上，而却忘了躺在樹蔭下的關山月，此刻，誰也沒有注意到有一個青衣布衣的花白鬍子老人從樹後繞過來，他蹲了下來，伸手按著關山月的脈博，臉色愈來愈凝重，半响才自言自語道：

「好在我來快了一步！」

他面容肅然，按了按脈後，迅快的在關山月胸前敲了七處穴脈，自恤裡拿出一個瓶至葯瓶，倒了三粒粉紅色丸子，送入關山月的口中，然後，道：

「但願你能在半個時辰中醒來。」

這花白鬍子老叟的舉止行動，並未引起別人的注意，此刻大夥人已互相對上了陣，連阿諾和

吳浩雲都停了手，這批人一到了現場，立刻由那個領頭的白眼漢子發話道：

「老吳！」

吳氏三兄弟中素來都是吳浩天爲首，那句「老吳」也正是指他，吳浩天對這個人似乎是相當敬畏，立刻道：

「帖組長，有何指示？」

神騎旅組織龐大，將組合分成數個組，除了正副統領外，各組分掌職事，帖組長正是負責葯王谷的防衛之手，今日他親領手下趕來這裡，顯然發生了大事。

帖組長瞄了場中諸人一眼，道：

「那個人溜出谷外了，我怕他和這群人有關……」

吳浩天一震道：

「他……溜了。」

他？是指誰？誰又那麼重要，能令神騎旅帖組長親自率衆搜尋，吳浩天立刻向丁槌子和仇獨望了一眼，他心裏暗思索，懷疑他們是否和那個人的失踪有關連，帖組長嘿嘿兩聲，道：

「把這些人通通帶回去！」

吳浩月低聲道：

「槌子和仇獨很棘手！」

帖組長似乎有些意外，他神情中掠過一抹驚訝之色，一雙目又立刻掠過仇獨和丁槌子面上，大聲道：

「兩位好像受了傷……」

果然好眼力，僅憑直覺的一眼就可看出丁槌子的仇獨的隱傷，丁槌子和仇獨暗中驚駭，但，兩人面上絲毫也不動聲色，丁槌子冷冷地道：

「帖霸，你果然人如其名，有種霸氣……」

帖霸更是一震，他是遠自西天山摩掌老祖的首徒，在西天山一帶風雲際會，闖出了極高的盛名，提起老帖，那一帶那個不豎大姆指，可是在中土，他就沒有人知曉了，江湖上只知道有個帖組長，在神騎旅中很有盛名，而眞正知道此人出身和來歷者，連他的手下都未必知曉，丁槌子一語叫出他的名字，怎不令這個人大大一震呢？

帖罰瞪眼，道：

「你認識我！」

丁槌子冷冷地道：

「西天山老帖，道上朋友知道你的人也許不多，我老丁不幸正好對你略知一二，也許你忘了

西天山上，我老丁採葯之事！」

西天山採葯之事，不但令帖覇彷彿想起了什麼事，連那位花白鬍子老頭，此刻也鬆了手，凝神的隱在樹後傾聽這段往事，他似乎對老丁和西天山的事相當關注，一雙眼神也留意起丁槌子和帖覇來了。

適關山月的身子也動了一動，那花白鬍子老人臉上掠過一份喜色，他立刻從樹後伸出一手按了按關山月的胸前滙機穴上，那是要關山月服下的葯立刻散開，以推助它的效力。

帖覇啊了一聲道：

「你是那個盜採雪蓮的老丁……」

丁槌子嘿嘿地道：

「天下神物人人取得，那能算是盜取！」

帖覇哼了一聲道：

「西天山是我師父的地盤，你硬闖進來，已屬不該，又盜取雪蓮七枚，爲這事我師父始終耿耿於懷！」

花白老叟聞言後，恍如悟澈了什麼似的，道：

「怪不得，怪不得，這個老丁一定給你吞服了不少雪蓮丸子，否則以軟骨散的覇道早該將你的骨髓消蝕掉了，你能支持到現在而不損於形，這是雪蓮的功用！」

當這位花白鬍子老叟了解關山月病情之後，他已胸有成竹的立刻替他推拿經穴，關山月從暈眩中似乎有了知覺，即刻配合這老叟的動作而暗中運功調息，兩者互相助益，關山月的神色已好看多了。

而耳邊也能聽見老丁的話語了，他知道，自己蒙這位花白鬍子的老先生解救了，他是誰？爲何會在這個時候出手幫助自己呢？而自己，從未見過這個人，他又如何會出手相救呢？關山月心中疑念叢生，緩緩啓開了雙目，道：

「謝謝你，老先生！」

那花白鬍子老人躲在樹後，低聲道：

「別謝我，我是自己在救自己，關老弟，那位八通和尙和方老弟可是你的兄弟？」

點點頭，關山月道：

「不錯。」

花白鬍子老人嘆道：

「你有這種兄弟眞值得驕傲，他們爲了你的毒甘願讓吳氏兄弟羞辱、毆打，而今目的只是要見我一面，我念在他們那片誠心，才溜出葯王谷！」

關山月啊了一聲道：

「你是，你是！」

花白鬍子老人淡淡地道：

「天下除了鬼谷子，遂有誰能在半個時辰內解了你的毒，年青人，魚幫水，水幫魚，我也要你幫忙！」

關山月正色道：

「老先生，有何在下效勞之處，請吩咐！」

鬼谷子嘆道：

「你知道，老夫生平盡在醫術中，除了那些葯理葯草外，老夫從不過問江湖中事，也許老夫那點雕蟲小技還算管用，江湖就將老夫說成神仙一樣，人怕出名，豬怕肥，名氣大了，求醫的人就多了，所以老夫就訂了許多規矩，目地是要病家沒有眞正的大病不要輕易來找我，因爲病人多了，我連三餐的時間都沒有時間吃！」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明白，醫者無已時，這道理我懂！」

鬼谷子長吸口氣道：

「正是因爲這樣，神騎旅的組合已看準我是棵可以搖錢的樹，他們覇佔了葯王谷，凡是上門求醫者，須經過他們的審核，付出龐大的費用，才能見著老夫！」

關山月聞言大怒，道：

「有這種事！」

鬼谷子嗯了一聲道：

「老夫決不誑語，八通和老方見著老夫後，老夫就知道你或許是能解我困的人，所以老夫才溜出葯王谷前來看看！」

關山月點頭道：

「我明白了，前輩是要我……」

鬼谷子嘿聲道：

「當然，老夫不會強人所難！」

關山月霍地坐了起來，道：

「義之所在，在所不辭，神騎旅這個組合也太沒有道理了，老先生，咱們現在就跟他們理論去。」

鬼谷子搖頭道：

「我必須先回谷了，因爲我的老伴還在他們手裡！」

關山月剎那間明白了，鬼谷先生所以不敢露面，而將自己藏於樹後，那是擔心自己老伴會有麻煩，他明白鬼谷子現在心情，道：

「先生可先回去，在下會解決這裡的事情！」

鬼谷子低聲道：

「小心帖覇，他在這夥人當中武功最高！」

關山月目梢子掠過帖覇的臉上，眞奇怪，帖覇也適時的將目光落向這裡，他看見關山月坐在那棵老樹下，冷厲的向吳浩天問道：

「那個人是誰？」

吳浩天和兩個兄弟只知道應付丁槌子和仇獨，根本沒留意關山月，他們只知道關山月中毒已深，那會想到關山月彷彿好人似的，冷漠的坐在那裏。

吳浩天一楞道：

「他怎麼坐起來了。」

阿諾回頭一瞧，大喜道：

「兄弟，你可好了。」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我很好。」

丁槌子和仇獨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關山月本來幾乎挺了屍，却沒想到在這危機重重的一剎間，竟然像沒事一樣，丁槌子也善醫理，他怎麼也想不通關山月何能會解了那股毒，天山雪蓮雖說功能參化，畢竟它不是解毒聖品，此人倒底是如何解的毒……

帖覇嘿嘿地道：

「他就是咱們統領極想一會的人……」

吳浩天嗯了一聲道：

「不錯，近日江湖上最轟動的高手！」

帖覇大笑道：

「今日咱們可要會會這位朋友了，神騎旅最好能將這幾位朋友一併請入葯王谷，讓統領親自會會那位姓關的！」

阿諾呸地一聲道：

「你他媽的是誰？神騎旅能咬我個鳥！」

帖覇眉頭一皺，道：

「我不喜歡有人嘴裡不乾不淨……」

他的身子斜斜飄起來，有如一隻大鷲鷹似的向下飄落，人在半空中，凌空劈出一掌，那一掌登時連一絲跡象都沒有，阿諾居然在猝不及防的情形，讓帖覇給打的一交摔在地上。

阿諾怒吼道：

「媽的，你居然敢偷襲老子！」

他的刀挺起來了，一臉殺氣的怒瞪著帖覇，帖覇想不到這個漢子那麼倔強和威烈，挨了一掌後，猶揮舞著刀双向自己攻殺過來，帖覇更悍，他也是個不怕死的漢子，阿諾撲過來，他又是一掌劈出，這個人武功眞是高的出奇，阿諾的刀雖然拼殺猛烈，但，帖覇的掌猶然透過那急速的刀影而在阿諾胸前拍了一下。

阿諾顫了顫身子，臉色剎那間蒼白，人向前一仆，突然栽向地上，隨著他那栽動的身子，鮮血已從他背裡噴出來，他顫聲道：

「你下暗手！」

丁槌子大惊道：

「阿諾！」

他急速撲過去，伸手將阿諾的前衣撕裂開來，阿諾那寬厚的胸前浮現出一些紫紅色的深痕掌印，那種刺眼奪目的掌痕，令全部的人都震楞了，丁槌子惊詫道：

「紅玉手……」

帖覇聞言大笑道：

「想不到天下有人能認出我的『紅玉手』普天之下，能接我這一手的只怕不會有幾個人……。」

「哼！」

只聽有人冷哼道：

「吹牛……」

隨著話聲，關山月寒著臉，雙目如冰的瞪着帖覇，帖覇顫悚了，他從沒看過這麼令他寒懼的人，從他的神色中，他知道自己碰上了最棘手的敵人。

雙雄終於會面了，是生是死？唯有天知道！……。

二十一

在熱烘烘的陽焰下，關山月神蹟般的站了起來，也神奇的解了身上的毒，他如往昔一樣的健朗和雄壯，從他那冷漠和沉凝的臉龐上，他顯的比往日更穩健更成熟、更令人寒懼，帖霸是個胆大如天的倔傲漢子，但，當他的目光和關山月的眼神觸及刹那，他竟有種說不出的冷悚，帖霸下意識的穩了穩身子，手已觸及腰中的劍……

關山月冷澀的道：

「你打了我兄弟？」

那是指阿諾，阿諾挨了帖霸兩掌，已吐了兩口血，他根本不再乎這點傷，他只關注關山月的康復，關山月已穩穩的站在他的面前，阿諾狂喜的忘了自己的傷，也抹抹喉角的血漬，緊緊拉住關山月的手，大聲道：

「兄弟！你好了？」

嗯，關山月的雙目一直落在帖霸身上，他不敢有絲毫大意，從帖霸的氣勢上，關山月知道自己又碰上了強敵，因爲帖霸有股隱隱而能讓人感覺到的殺氣，逼射在每個人的心田上——

帖霸的眉頭皺了，他嘿嘿地道：

「朋友！你就是關山月？」

點點頭，關山月淡淡地道：

「不錯！」

帖霸眼裡透出了寒意，道：

「聽說你病了，不但病了，而病的很嚴重，關朋友！還能動手麼？帖霸雖然視殺人如遊戲，但，決不會殺一個岑岑可危的病伕，你說，你是病伕還是勇士？」

口氣倔倔逼人，那份狂妄和傲氣，會使人有種承受不了的感覺，這也可看出，帖霸是個自視很高的狂夫，他憑藉着自己那身獨特的武功和修爲，已不將任何人瞧在眼裡，唯一的例外就是神騎旅的大統領，那是他唯一畏懼和敬佩的人……

這些話字字句句的飄進關山月的耳裡，關山月不但沒有不屑和輕視的感覺，反而有種佩服的感觸，他知道帖霸狂，狂的有理，從他那副氣度不凡的架勢上，關山月知道這個人手底下一定有兩下子，他沉思道：

「帖霸！你是條漢子，但是，我不喜歡你，你是個看起來就狂傲，却又讓人討厭的人！」

帖霸哈哈大笑道：

「說的好！」

他那陰冷的目双裡掠過一抹詫異和驚訝，長長吸了口氣，冷冷地又道：

「我也同樣的話回敬你，你不但狂，更讓人覺得傲，不過，我喜歡遇上你這樣的人，因爲，唯有你這樣的人，才夠資格站在這裡跟我說話。」

這就是所謂的份量，份量相當，才能平衡。

嗯，關山月道：

「可惜，你我不是朋友，否則，我倆不會用敵對的態度互相瞪視着，應該是共赴小酒館，酌上一壺酒，喝着燒刀子，啃着羊腿肉，那味道唯有識者才能領略其中風味，你說是不是！」

帖霸聞言一呆，突然豪情大發的笑道：

「朋友！你是來自關外？」

遠山飄雪，寒風泛骨，無雲無月，只見雪花飄，不見人畜吠，那種陋屋觀雪，燒酒冲喉的凄涼情景，唯有呆過關外的人才領略出箇中滋味，帖霸是那種生活裡長大的人，他知道那種苦日子的悲哀，也知道活在那種地方人的愁緒，關山月一句話勾出了他的遐思，他知道，同一環境下的朋友，才是熬過苦的英雄，他自認是英雄，當然也將關山月視爲英雄——

關山月點頭道：

「我曾熬過太陽的蒸晒，凄風的煎熬，雪花的泛骨，冰渣子的針刺，想想看，那日子難熬……」

帖霸肅然的道：

「你是大漠……」

嗯，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無邊無際的風沙，吹老了多少白頭，埋葬了多少白骨，帖霸！你如果也是那裡的漢子，我倆也實在太不幸了，因爲遠自漠野的漢子，居然不死在滾滾的沙堆裡，讓塵飛屍揚，而是在這裡殘殺自身……」

帖霸大震，雙目如珠的道：

「我不想跟你爲敵，因爲你是個可怕的敵人！」

關山月大笑道：

「我們也不是朋友！」

帖霸一怔道：

「爲什麼？我們是同一地方的人爲何不能當成朋友？」

關山月沉思道：

「你雖來自遠漠，畢竟你已身不由己，要跟我交朋友，你必須背叛你的主，據我了解，神騎旅的朋友都是訂下賣身契的人，你須聽組合的命令，你不能有絲毫叛逆的行爲，忠誠是你們的神職！」

帖霸大惊道：

「你怎麼知道我們組合裡的規矩？」

關山月一嘆，道：

「別忘了我也是來自那個地方的人，在遙遠的大漠中，也有神騎旅的組合，他們在三十年前就是踏遍了漠野的先民，成爲遠野的一份子，對這些先人的過往事蹟總也有些耳聞——」

帖霸一呆，訝異的道：

「神騎旅怎麼會在那裡發展，這跟我們現在組合的宗旨不合……」

關山月冷冷地道：

「神騎旅本是一群鐵血兒郎，個個都是俠氣敦厚之士，在三十年前是頗有盛名的組合，可惜，在一次突變中，這組合毀滅了，從此在大漠絕跡，想不到却在這裡碰上你們，帖霸，難道你們組合已移來中土？」

帖霸茫然的道：

「我也不明白，這段往事我們兄弟聽也沒有聽過，今天如果不是你提起，只怕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他忽然想到什麼，轉頭道：

「雲天！你來神騎旅也有很多年了，可曾聽過咱們組合是移自關外……」

吳雲天臉色凝重的道：

「帖組長，這段往事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咱們組合確實跟那裡有點關聯，咱們大統領每次在兄弟們聚會上，總會有種說不出的悲涼和哀傷！」

天下事原本就是那麼奇怪，原本是劍拔弩張的局面，此刻忽然在關山月和帖霸的三言兩語中冲淡了不少，但是，吳氏三兄弟就不同了，他們依舊懷着那原有的敵意，他們所以遲遲未表示意願，是碍於帖霸是他們的組長，畢竟這組合中，階級分的相當明顯。

帖霸聽了吳雲天的話，沉思道：

「這麼說，關朋友說的還有點譜了。」

吳雲天嘿嘿地道：

「組長！不管他說的是眞是假，咱們今日是要追究闖藥王谷者之罪，他們必須付出代價！」

帖霸嗯了一聲，陡然想起他來這裡的目的，他目光掠過關山月這夥人的身上，想那鬼谷子的

失踪是否與這些人有直接關連，他猛然向關山月問道：

「關朋友！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關山月淡淡地道：

「看在咱們同是來自一個地方的份上，你問吧！」

帖霸嘿嘿地道：

「請問，閣下的病是自己醫好的，還是……」

關山月沉思道：

「我不善說謊，是個不知名的朋友醫治的——」

帖霸雙目一睜，道：

「可是個花白頭髮的老人？」

關山月點頭道：

「好像……」

帖霸大聲道：

「果然是他，兄弟！搜，那老東西在這裡……」

他那句「搜」字甫落，他帶來的那夥人已各自散開，向各處林樹間撲去，關山月大聲道：

「帖霸，你要幹什麼？」

帖霸嘿嘿地道：

「鬼谷先生私離藥王谷，已違反了神騎旅的約訂，我們要抓他回去，交給我們大統領處置——」

關山月眉頭一皺，道：

「鬼谷先生醫絕稱霸天下，素爲我輩敬仰，你們神騎旅如此對付鬼谷先生，只怕會引起同道的非議……」

帖霸狂妄的大笑道：

「有那個敢出面多管閒事，藥王谷已歸屬神騎旅，甚而鬼谷先生都是我們的財產，任何人要鬼谷先生醫病療傷都要經過我們的同意……」

關山月面色一沉道：

「你們比搶匪還可惡！」

帖霸神色一變，道：

「你居然敢羞辱我……」

關山月冷冷地道：

「我不是羞辱你，實在是看不起你，本來我還把你當成一個人，現在，我看神騎旅也不過是一夥土匪，你們行爲可卑、手段下流，簡直有辱我輩武林的俠氣！」

這席話可把神騎旅這夥人給罵的狗血淋頭，神騎旅一向自視甚高，那曾這樣被人羞辱過，關山月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痛叱神騎旅，全部神騎旅的漢子都勃然色變，俱怒目瞪視着關山月。

關山月的話聲一落，遠處已响起一片擊掌之聲，這陣掌聲清脆利落，遂將所有人的目光吸住了，只見在遠處的樹底下站着一個花白髮絲的老叟，正拍着手掌，向關山月微笑點頭。

鬼谷子——那個給關山月醫病的老人。

神騎旅的兄弟已四處搜尋，他們居然沒有發現鬼谷子站在這棵大樹下，帖霸一怔道：

「先生果然在這裡！」

帖霸雖然囂張狂妄，對鬼谷子還是挺尊敬的。

鬼谷先生根本不理會帖霸的奉承，笑道：

「說的好，這些話也是老夫的心聲！」

吳浩月呸聲道：

「老鬼，你居然敢和姓關的站一條線上，想想看，咱們大夥待你也不薄，尊稱你先生長、先生短，想不到好心變成驢肝肺，到頭來你吃裡扒外……」

鬼谷子哼地一聲道：

「你們挾持老夫，替你們賺的銀子還不夠麼？」

吳浩月冷冷地道：

「那點銀子，豈會看在神騎旅眼裡……」

這話登時引起鬼谷先生的狐疑了，他雖被譽爲天下第一神醫，療傷醫病，因酬庸豐厚，但，在江湖幫派組合眼裡，那點銀子實在是微不足道，神騎旅強佔藥王谷，霸佔鬼谷先生的地盤，其目的難道眞的是那點微薄收入麼？鬼谷先生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已想到這其中不會那麼單純了，他睜大了眼睛，道：

「你們不爲銀子，那是爲什麼？」

吳浩月正想說話，帖霸已沉聲道：

「浩月！」

吳浩月彷彿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刻緊縮了雙唇，把正要說出的話硬嚥了回去，他的表情和動作却已清楚的落在每個人眼裡，尤其是鬼谷先生。

關山月突然道：

「帖霸！我想猜一猜你們利用鬼谷先生的目的！」

帖霸神情一變，道：

「我不明白你要猜些什麼？不過，我帖霸要警告你，事非只因多開口，秘密知道的愈多愈容易招致殺身……」

關山月面色寒冷的道：

「神騎旅三十年前是大野中响噹噹的一個組合，他們橫行大漠南北，凡大野兒郎、駱駝販子、漢家子，只要踏進大漠，那個不肅然起敬這群鐵血漢子，他們洒熱血、拋生命，只爲一個『義』字，但，這些人却在一個偶然的際會裡，突然消聲匿跡了，他們神秘的失踪，神秘的掩去所能讓人追尋的踪影，像大漠中從沒有這幫子人似的，那麼奇怪的不見了！」

丁槌子插言道：

「天下難道就沒有人能查出點蛛絲馬跡嗎？」

關山月沉思道：

「傳說從組合的大頭頭起，至小至鐵血騎士止，無一再在道上現過身，他們神秘的掘起江湖，也神秘的消逝於江湖！」

丁槌子詫異的道：

「現在，神騎旅却突然在中原出現！」

關山月語重心長的道：

「這正是我們要追探的原因。」

他說這句話有種令人難解的迷惑，可是帖霸和吳氏三兄弟聞言之後，却顯的超乎異常的激動，他們臉色瞬快變化，所有目光俱投落在關山月身上，似乎以關山月的年紀不該知道的這麼多……。

丁槌子彷彿對這件武林秘辛頗感興趣，他那雙眼珠子騷動，緊迫不捨的又問道：

「以兄弟在大野的見聞，現在的神騎旅可是當年大漠裡譸言人口的那個神騎旅？他們不在地頭上尋求發展？何以會來中土揚名立萬，莫非——」

一針見血的話鋒，使場中所有的人更感興趣了，鬼谷子是當前的受害者，他凝聚會神的將每句話聽進耳裡，因爲他要知道神騎旅爲什麼會選上藥王谷，作爲他們逞雄立萬的地方？難道，他們眞有不能爲人道的隱情……

關山月冷笑道：

「那要問問他們的大統領了！」

方濤、八通和阿諾對這些事聞所未聞，他們目瞪口呆，插不上嘴去，不過，由關山月的口裡，他們約略知道關山月知道的秘密一定不少，也許還涉身其中呢！

帖霸是這夥人的頭頭，他知道這些不宜在此深談，眉頭略略一皺，嘿嘿地道：

「鬼谷先生！咱們回藥王谷！」

吳浩雲一怔道：

「這些人怎麼處置？」

他故意看了阿諾、丁槌子等人一眼，雙方本就敵意頗深，再加上八通和方濤給這夥整的悽慘，吳浩雲這一說話，自是激起老方和八通的憤怒。

老方呸聲道：

「娘個熊！你他媽的在藥王谷神氣透了，這會兒又想要狗熊了，姓吳的，咱們的帳還沒算呢！」

阿諾更是火上澆油，吼道：

「讓他們跪着叫爺爺！否則——」

吳浩雲聽在耳裡，勃然大怒，正要發作，帖霸已站了出來，他彷彿有意息事寧人，嘿嘿地道：

「看在姓關的還是個人物份上，咱們暫時回谷！」

帖霸雖然是個粗野的武夫，却是個極具智慧的人物，他看關山月那副架勢，再聽他娓娓道出神騎旅一些往事，他知道關山月愈來愈不簡單了，他怕關山月將神騎旅的事愈抖愈多，壞了他們擬訂的大計，此時此刻交鬥，不如速速回山，將這件事稟告統領，再決定如何處理。

但，吳氏三兄弟的想法就不一樣了，他們在神騎旅中也是挺拔之士，大小事務只要交給他們兄弟處理沒有不辦妥的，今日，人家公然侮辱神騎旅兄弟，帖霸居然忍氣吞聲，這跟以往帖霸的作風不符，難道帖霸眞給這位關爺給吓住了。

吳浩天嘿嘿地道：

「帖老大！這樣適合麼？」

帖霸一怔道：

「有何不合——」

吳浩天嘿嘿乾笑道：

「咱們神騎旅可也是道上的霸子，這幫子人把我們罵的如損兒子，咱們就這樣白吃白嚥了，帖老大，咱們回去如何向兄弟交待？」

言下之意，怪帖霸太忍讓了。

帖霸雙目一寒，有些不悅的道：

「你想怎麼樣？」

吳浩天大聲道：

「給那幾人痞子一點教訓！」

帖霸大姆指一豎，道：

「行呀！你去呀！」

帖霸還眞不給吳氏三兄弟面子，吳浩天挨了一記悶棍，心中是火氣特旺，他向自家兄弟瞄了一眼，一揮手道：

「認了！」

他本想卽刻發作，至少也要討回點面子，可是一想帖霸在神騎旅中素來很得大統領的靑采，爲了這檔事鬧翻了，往後大夥更難相處了。

這一認，神騎旅兄弟已有了退意，鬼谷先生並不那麼順意的想回谷裡，他根本不理神騎旅的人，居然和關山月站在一起。

帖霸冷冷地道：

「先生不準備跟我們回去？」

鬼谷子冷冷地道：

「老夫應困那個破窩已久，想在外面溜躂溜躂，煩你告訴你的主，我溜躂完了，自會回去——」

——」

帖霸面色一沉，道：

「先生別忘了你老伴還在我們手中——」

鬼谷先生聞言神色一變，臉上登時蒼白，先生一生鑽研醫道，應得力於鬼谷婆婆的助力，她終生跟先生漫遊名川大山，尋找草　芍藥，從不要鬼谷先生操勞煩心，賢伉儷情深似海，鬼谷先生有千金易割，老婆難捨的忠貞情誼，此刻帖霸一提起老婆子來，鬼谷先生就猶疑不決了。

鬼谷先生怒聲道：

「你敢對她怎麼樣？」

帖霸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先生不回谷，尊夫人只怕寢食不安——」

鬼谷子語結了，他知道老太婆的扭脾氣，確實如帖霸所言，食不下嚥、睡不安枕，一直會惦記着——

那知，關山月突然道：

「帖霸！放人——」

帖霸呸地一聲道：

「關朋友！我敬你是因爲咱們同來自一個地方，那並不表示我怕了你，你想憑一句話，神騎旅就那麼乖乖的放，嘿嘿，閣下也未免太小看神騎旅了！」

吳浩月怒聲道：

「對呀！你憑什麼？」

關山月冷冷的瞪了吳浩月一眼，道：

「憑我姓關——」

吳浩月大笑道：

「姓關的多如牛，有什麼了不起——」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想知道姓關的爲何敢說這句話，是嗎？你就知道姓關的話有多少份量了！」

隨着他的話聲，關山月的身子也不過是略略一移，一掌已飄了出去，他出手太快了，吳浩月也許是小估了關山月，也許他料準關山月不敢出手，那一巴掌眞快眞狠，拍地一聲，吳浩月給這一掌打的兩顆大門牙都掉了出來，他身子一顫，人已歪倒下去。

吳浩雲連忙扶住吳浩月，道：

「兄弟！這帳要算！」

關山月不屑的道：

「誰想再動手，誰就先躺下！」

語氣鏗鏘，斬釘截鐵，顯示出他話的份量。

吳氏三兄弟那會是省油的燈，他們兄弟自出道以來，只有打別人的份，那有別人打他們的胆，吳浩月挨了這一掌，無異把三兄弟的臉全給扁了，三個同時憤怒的湧了出來，三柄劍已面對着關山月。

方濤恨聲道：

「來吧！要幹一起幹！」

他想起自己和八通在藥王谷被這三塊料修理的悽悽慘慘，心中就有股難以遏止的殺氣，此刻他雖然已精疲力盡，但還是想出這口氣。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兄弟！你受他們的氣夠多了，我保證會向他們加倍討回來，你先歇歇，他們對姓關的有所懷疑，姓關的就給他們點眞功夫瞧瞧——」

阿諾怕關山月舊傷初癒，力有未逮，緊緊抓住那柄大刀，已悄悄的挺上去，他準備隨時出招了，連丁槌子都向前移了半步，可見他們對關山月是何等關心了。

吳浩天雙目如鈴，吼道：

「姓關的，你要付出代價！」

不錯，以吳家昆仲在道上的實力，任何人都要付出代價，他們兄弟不曾受過侮辱和閒氣，浩月挨了打，兄弟們自然要想辦法找回來。

吳浩雲大叫一聲道：

「上！」

三劍幾乎在同時間劈出，果然劍勢不比尋常，關山月在三枝冷劍的攻擊下，他的身子動了，動移的還眞快，這是他病復頭一次出手，他略略活動筋骨，知道自己已無大礙，順着移動的身勢，天龍斬已迅快的抓在手裡，他長長吸了口氣，朗聲道：

「你們會後悔！」

空中僅是冷顫光暈一閃，天龍斬有若雷雨天裡劃過的疾電，那麼快速而熾熱的向吳浩雲的攻去。

吳浩雲面參一聲冷笑道：

「這是什麼玩意？」

他自持自己臂力渾厚，劍技高起，一見天龍斬向自己飄來，頓時運足了氣，一劍劈了過去，

他要將天龍斬砸到地上，先毀了關山月的兵器。

叮地一聲脆响，吳浩雲那一劍得確準確的敲上了天龍斬，一聲脆响過後，火星散射，吳浩雲滿以爲這一劍已將那個疾旋的玩意給砸碎了，那想到天龍斬的妙用太大了，它在嗡然聲中，隨着那一觸之勢，快速而超絕的猛地射向正要撲過來的吳浩月身上——

吳浩天睹狀目眥欲裂，叫道：

「浩月　退——」

他們都忽略了天龍斬的威力和神奇，吳浩雲決不會想到天龍斬製作的玄妙，它是在旋轉中採取攻擊，受到撞擊後的反應會更激烈，吳浩雲那一劍無異是加強了天龍斬的速度，它帶着銳利的嘯鳴，快速的向吳浩月戮去。

吳浩月疾速的閃移，但，天龍斬的速度更快更速，哎然聲中，那鋒利的刀双已切進吳浩月的腹中，如長鋸般的將吳浩月的腰腹切開了……

鮮紅的血液已散射出來，吳浩月慘然的張大了眼睛，絕望而永遠不能理解的瞪着關山月，他眞想知道，這和前所未見的武器是如何練成的……

吳浩天顫聲道：

「浩月——」

吳浩月已痛顫的道：

「我的肚子……」

吳浩雲悲憤的道：

「你殺了他……」

關山月無動於衷的道：

「你是幫凶，如果你不砸天龍斬，他也許不會死，姓吳的，還要動手嗎？」

挾着一聲銳利的嗡鳴，天龍斬上尚掛着些許的血跡，它已旋空落在關山月的手中，吳浩天和吳浩月俱是滿臉眼淚的瞪着關山月，他們恨透了眼前三個漢子——

關山月冷冷地道：

「請呀！二位盡可報仇……」

吳浩天咬牙道：

「姓關的！這筆帳決不會罷休，有種……」

吳浩天和吳浩雲是要拼命了，他們眼見自己兄弟被殺，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容忍的。而站在他們身邊的那些神騎旅兄弟居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倆有點怨恨的瞪了帖霸一眼，帖霸面無表情的道：

「逞能的結果就是自取其辱——」

吳浩雲聞言大怒道：

「老帖！你是幫他還是幫我兄弟？」

連稱呼也改了，本來帖霸是神騎旅的組長，吳浩雲理應稱他一聲組長，現在自家兄弟被殺，帖霸沒有立伸援手，心裡那份尊敬立刻冲淡了不少。

帖霸冷冷地道：

「神騎旅兄弟任何人被殺，我都會很難過，但，對違抗命令的人，那是咎由自取，我是不會同情的——」

吳浩天哼地一聲道：

「好！這話我會記下了，我會把這事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向統領報告，誰是誰非，我相信統領會有裁示……」

帖霸嘿嘿地道：

「行！我們回去再說！」

他一轉身，大手已揮了起來，然後向鬼谷子一拱手道：

「先生！請吧！」

鬼谷子念着老太婆，黯然的長嘆口氣，不再堅持，但從他那微異的神色中，他彷彿有話向關山月說，關山月似乎也了解這老人的心態，道：

「我會去的！」

他借帖霸一轉身的剎那，突然又道：

「老帖！我有句話要你帶到！」

老帖一震道：

「你不會是想和我打一場吧？」

關山月冷冷地道：

「會有機會的，我想請問你帖霸，你們的大統領可姓武……」

此語一出，帖霸神情瞬息數變，彷彿這個「武」字是頭厲鬼和惡魔一樣可怖，不但帖霸變了顏色，即使是吳浩天和吳浩雲都神色有異，這個「武」姓對他們是件恐懼提的姓，比他們兄弟被殺，尤爲可怕。

帖霸大惊道：

「你……」

關山月冷冷地道：

「我只問你是與不是？」

帖霸嘿嘿地道：

「這事只有我們大統領能答覆你了，因爲我們作屬下的也不知道統領姓什麼？不過，我警告你，凡事不必多知道，否則，你會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關山月淡淡地道：

「告訴他！我會去見他！」

帖霸聞言全身一陣抖顫，揮揮手道：

「我會轉告他，希望你三思！」

此刻的關山月就像是瘟疫之神似的，似乎是人見人怕的東西，帖霸手下，人人都有股寒意，連吳浩天和吳浩雲也都自動放棄了兄弟的仇恨，匆匆的隨着帖霸身後閃了，鬼谷子也走了。

這些人來的快，去的疾，他們浩浩而來，浩浩而去，但，此刻的神態中却有如喪家之犬似的，因爲關山月短短的幾句話給了他們莫大的震驚和訊息——

丁槌子望着他們背影，道：

「兄弟！你和他們有關係？」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我爲他們來的！」

所有的人都被關山月這句話給弄楞了，他們和他相處這麼長的時間裡，關山月從不輕易談起自己，更沒說過他由大野前來中土的目地在那裡，今天，他突然說與這夥人有所關係，太出人意外了，難道沉寂已近三十年的神騎旅會和他扯上關係——

丁槌子惑然的道：

「你怎會和神騎旅沾上邊，兄弟，我愈來愈不明白了，三十年前神騎旅也許曾顯赫過，但，在中土，他們不過是個名不見傳的小組合——」

關山月眼中透着一股迷濛之色，嘆息道：

「丁兄弟！我和這個組合淵源頗深，神騎旅確曾顯赫過，這組合在大野中有如日中天之名，可惜，它在黃昏谷中，被一群曾自認是兄弟的人給毀了，一些曾爲神騎旅賣過命、出過力的老兄弟，死的死、跑的跑，最後煙消雲散，想不到，在這裡果然有它當年的影子。

丁槌子詫異的道：

「你也是……」

關山月啞然失笑道：

「瞧瞧我這年紀，那會是三十年參與那些事的人，不過，我爹是……」

講到他爹，他的話聲降低了，彷彿這其中有着太多的哀傷和艱辛，也有着令人玄疑的情節和過程。

阿諾一呆道：

「兄弟！你是爲老太爺來的？」

點點頭，關山月道：

「我要找出當年毀滅神騎旅的元凶，黃昏谷裡是誰的主謀？雖然事隔三十年，神騎旅中還是有人念念不忘這件慘事！」

丁槌子沉思道：

「兄弟！你準備如何追查這件事？」

關山月朗目如星，望着遠處，道：

「我沒有選擇，要直上藥王谷，看看那個武統領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如果他眞是三十年前那個姓武的，神騎旅毀亡之因必然能追尋出來！」

方濤臉露倦意的道：

「兄弟！我和八通可是去過那個地方，藥王谷還眞嚴密，我和八通武功雖不頂好，尋常人要逮到我們也不容易，可是我們也不過才摸進去，就給人家繳了傢伙！」

嗯，關山月想了想，道：

「我明白，神騎旅有它行事的法則，兄弟則絲絲入扣，任何狀況都能很快掌握，不明就理的人要想混進他們中間，那就不容易了！」

八通哦了一聲道：

「兄弟！你好像懂的不少？」

關山月笑道：

「別忘了，我爹是這個組合的創始者！」

此言一出，立刻使所有的人震惊了，他們這才發現關山月原來和這個組合的淵源這麼深，怪不得他會不畏千山萬水，遠涉中土，原來是來追尋当年之事的……

阿諾嘿嘿地道：

「令尊大人一定便是大統領了？」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不錯！可惜……」

底下的話他實在不願說出來，可是這些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個個被這團雲霧所籠罩，他們極想知道，這其中倒底是怎麼回事？神騎旅倒底有多少秘密，頓時每個人的眼神全落在關山月的身上——

丁槌子悄聲道：

「伯父大人是否還健在？」

關山月只覺心中一酸，苦澀的道：

「僅留一口氣罷了，家父是名符其實的活死人，他活着還不若死去還舒服，每天只能坐在那裡等着人餵他，晨昏夜晚全然不知，兄弟！想想看，當你的父親變成一個白痴的時刻，你會是個什麼樣的心情！」

阿諾憤怒的道：

「是那個婊子養的將伯父弄成這個樣子？」

丁槌子瞪了他一眼，道：

「別激動，咱們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呢？」

關山月沉思道：

「本來我一直想不明白，神騎旅何以會選上藥王谷，硬架住鬼谷子不放，現在想想，其中得確還有一番道理。」

阿諾哼地一聲道：

「什麼道理，只不過是想發點小財——」

關山月淡淡地道：

「你要是把神騎旅看成只是想發點小財的組合，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有的是金子、銀子，他們所以會這樣做，只是爲了掩護自己，讓道上朋友誤認他們只是群很容易滿足的小組合而已……」

阿諾不解的楞在那裡，連八通和老方也想不通道理。

丁槌子嗯了一聲道：

「我明白了！」

阿諾焦急的道：

「快點說嘛？我還是不了解！」

丁槌乍深吸口氣，道：

「兄弟！神騎旅盤據藥王谷只有一種解釋，他們在等待什麼人？那個人一定是病重或傷重，非天下第一神醫不能治，鬼谷先生恰是唯一能醫的人，因爲他能起死回生，任何疑難雜證只要他出手一定能治好！」

關山月點頭道：

「有點譜了！」

丁槌子廣集思路，立刻道：

「這個人一定是與神騎旅有相當關連的重要人物，現在的神騎旅怕秘密外洩，而極欲得到這個人，那麼撒下網子守株待兔，正是最高明的手法——」

阿諾大叫道：

「我明白了，這個人一定是伯父！」

關山月的臉色剎那間蒼白，他緊緊的咬住嘴唇，雙手已緊密的重力握着，誰都看的出，這年青人內心裡有着太多太多的哀傷……

藥王谷之旅，他們是非去不可了！

二十二

灰空裡的蒼穹有幾點閃爍的小星星，在冷清的風嘯裡，藥王谷已顯的沉寂，在谷中叢裡頭有一棟用樹枝搭起的草屋，外表雖然簡陋，但裡面却是几靜窗明，這本是鬼谷先生煉藥修丹的藥室，現在是神騎旅大頭頭的常駐房舍，一盞油燈透着昏黃的光影，二個配劍的漢子分立在這屋子門前，他們負責這裡的守護工作，這裡是不容許任何人隨意亂闖的，而能進這間屋子的，俱是組長以上的身份，而帖霸便是其中之一。

帖霸回山了，他顧不得先歇歇腿，頂着涼風，揮舞着額頭上的汗漬，迅快的撲進這間草屋，一雙目珠子閃動着令人寒顫的懼意，他瞄了進來的帖霸一眼，道：

「帖霸！聽說吳浩月栽了？」

他的消息永遠比人快一步，帖霸領着兄弟也不過是剛剛進谷，他已先一步得到消息，帖霸連聲道：

「不錯！是栽在姓關的手裡！」

統領一怔，道：

「姓關？」

帖霸低聲道：

「這個人眞奇怪，居然一語道出統領姓武……」

那個統領的身子似乎顫動了一下，彷彿被帖霸這句話撞傷了埋藏在心中的隱疼一樣，他腦子裡一直在思索這個能直呼其姓的人，低沉的道：

「江湖上能認出我的人不多，姓關的能一語道出我的姓，可見這個人對咱們組合已摸的很清楚，至少，他已了解了一些事！」

帖霸嗯了一聲道：

「依你老的意思……」

統領沉思道：

「咱們已輸不起，這個組合才要在道上抬頭，萬萬不能栽在這樣一個毛頭小伙子手裡，先摸摸他的底，看看是不是咱們要找尋的人！」

帖霸搖頭道：

「決不會是咱們要等的那個人，他只有三十出頭，即使跟當年那件事沾上點邊，也不過是道聽塗說。」

那老人嘿嘿地道：

「別太大意，凡事都要愼重，我說過，咱們盤守藥王谷就是要除掉當年那個禍根，他有心症，每隔幾年一定要發作一次，舉目天下，能救他的人唯有鬼谷子！」

帖霸嘆氣道：

「咱們已等這麼久了，這個人還沒有現過身！」

老人陰冷的道：

「沒有耐心是成不了事的，你必須等……」

帖霸嗯了一聲道：

「如果姓關的和這個人有關連，他們一定會在這裡碰面，你老人家準備怎麼處理他們？」

那老人嘿嘿地道：

「格殺勿論！」

帖霸一震道：

「我明白了，統領是要神騎旅三十年前的往事永遠沉沒無影，過去的那些老兄弟後人，將永遠不能追尋！」

那老人沉默無語，他腦中盤繞着過去太多太多的往事，但，他怕想起它，因爲在那些往事中，他確實有些罔顧道義和仁恕，他不想將自己心中的秘密說出來，更不願自己手下有太多人知道，保存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對那些想挖掘秘密的人格殺勿論……。

半响，那老人道：

「帖霸，要嚴密注意鬼谷先生，他的行踪要隨時向我報告！」

帖霸恭聲道：

「是！」

他悄悄退了出去，藥王谷的夜是沉靜的，滿天的繁星下，帖霸迎着夜風，隨意而行，他看見谷中那些弟兄在來回的巡視着，也看見鬼谷先生身邊的老跛子——阿胡，這個跛子是什麼時候到藥王谷的，連帖霸也不清楚，只知道跛子阿胡每天都在谷裡溜躂，做些砍柴、劈樹的工作，唯一讓帖霸不解的是鬼谷先生對這個人似乎是相當客氣，兩個人常常在一塊兒聊上半天。

跛子阿胡向帖霸點頭，帖霸淡淡的笑了笑，他略帶疲憊的向自己房舍行去，跛子阿胡望着這個漢子的背影，雙眼忽然逼射出一股寒冷，嘴角上含出一抹冷笑，只見他雙拳緊緊的握着，臉上

泛射着一片恨意，跛子阿胡和帖霸之間到底有何仇恨？爲何他在帖霸面前是那麼溫順，而在背後又是那麼懷恨……

跛子阿胡的反應眞快，他彷彿覺得背後有人在注意自己，猛地一回頭，鬼谷子已站在他身後，阿胡立刻道：

「先生！你回來了！」

鬼谷子嗯了聲道：

「藥吃了麼？千萬別忘了按時服用，你的心症隨時都會發作，它會要了你的命！」

阿胡感激的道：

「謝謝先生的關心，這幾年如果不是先生細心調理，阿胡這條命早就報廢了，假如阿胡有朝一日……」

鬼谷先生根本不要他說下去，道：

「我明白，這幾年你雖然隱藏自己身份，將自己當下人，我却看出來，你不是普通人，雖然我不知道你和神騎旅有何關聯，我却知道你關心神騎旅中每一個人，每條漢子你都在設法了解，設法接近！」

阿胡面上一緊，道：

「不瞞先生，那個統領我始終接觸不上，如今，他姓什麼？叫什麼？長的什麼樣子？我都不知道！」

鬼谷子長吸口氣道：

「你想見他？」

阿胡恭聲道：

「願先生成全！」

鬼谷子長嘆一口氣，道：

「我知道總有那麼一天，你倆會碰上面，不過，據我了解，碰面後，一定會有一番驚人的場面，也許是生死的一場博鬥！」

阿胡咬牙道：

「即使是死，我也盼望有那麼一天！」

牙咬的格格直響，顯然內心的恨意太深了。

突然——

阿胡的目光落在對面那棵大柏樹上，粗有人臂的柏樹桿上，有人用刀深深的刻着「胡七」兩個顯明的大字，刀鋒蒼勁，字蹟雄厚，地上尚有剝落的樹屑，這兩個字顯然新刻未久，阿胡神色

慘變，道：

「先生！這兩個字！」

鬼谷子也詫異的道：

「沒有呀！剛剛……」

他的話還沒說完，阿胡那副龍鍾老態突然消失了，他變的昂然有勁，直起了腰，一副威猛的樣子，沉聲道：

「誰？」

他知道自己的行藏敗露，在藥王谷神騎旅的兄弟遍佈，自己雖然隱藏的很好，也難免露了行跡，他那張蒼老的臉佈滿殺機，瞪着遠處，極須找出這個刻字的人。

空中傳來一聲冷笑道：

「這裡全是武統領的手下，你要大聲嚷嚷，只怕自今夜以後，你再也藏不住自己了，胡七，別緊張，何不冷靜點想想！」

阿胡顫聲道：

「朋友卽然知道我是胡七，何不出來相見……」

只聽一聲歡愉的話聲道：

「果然是胡七叔！」

隨着話聲，關山月突然自樹後轉了出來，鬼谷先生一楞，想不到關山月的行動這麼快，僅幾個更次人已跟來了，他急步上前，抓住關山月的手，道：

「老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你眞的來了！」

阿胡謹愼的道：

「你是誰？」

關山月拱手道：

「七叔！你也許不記得我了，我是小關！」

胡七的身子劇烈的一顫，道：

「小關！小關！那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你爹呢？我們神騎旅的總把子，他可安在？」

一震，關山月苦笑道：

「還好！爹還好！」

胡七忽然跪了下去，雙掌合什，顫聲道：

「感謝天！他還活着！」

當胡七跪着說這話時，眼裡已潤濕了，而關山月更是露出一抹悽愴的哀傷，眼裡也透着淚水

，他急忙扶起這位與爹共患苦、共生死的老兄弟，道：

「七叔！別難過，這裡可不是咱們掉淚的地方，過去那段怨恨和舊仇，眼看就有雪報的日子了，瞧瞧，咱們還在人家的地盤裡，給人瞧見了！」

胡七咬牙道：

「我以爲這世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今生今世都沒有報仇的指望了，想不到還有你小關，那個我抱過、吻過的孩子，小關！說，你爹來了沒有？」

關山月黯然的道：

「他老人家永遠不會來了，如今，我爹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每天嘴裡所能說出的字，就是『恨』——」

胡七一震，道：

「他……他……」

鬼谷子沉思道：

「一個人受了重大刺激後，會把過去的事全部忘掉，令尊很可能就是這個毛病，唉！太可憐了——」

胡七痛聲道：

「眞想不到這些忘恩負義的東西用這種手段對付老爺子，他們眞沒良心啊，當年如果不是老爺子，他們那能混出個局面……」

他愈想愈恨，牙縫間都迸出了血漬，胡七跺脚，一雙拳頭緊緊的握着，拼命向空中擂去……

關山月怒聲道：

「七叔！咱們要找出元凶，爲那些死去的人報仇，七叔！我想知道，這位姓武的統領，可是當年那位負責神騎旅財務的武二爺？」

胡七苦澀的道：

「我怕洩了行踪，雖然和他近在咫尺，但始終無法接近他，不過，以這個姓武的本事，能將現在神騎旅弄成這個規模已不容易了！」

鬼谷子神色忽然一變，在這急變的剎那間，他已看見神騎旅的杜師爺叼着一根大煙斗，帶着他那個女人向這裡行來，杜師爺長的一張大麻臉，臉上還有幾顆黃豆般大的天花，他那個女人，已有徐娘半老之態，聽說是個風騷絕頂的老女人，人人叫她蘭姐，也是神騎旅的一份子，這兩個人的四隻眼睛全落向這裡，胡七急忙低下頭去，關山月却若無其事的負手而立。

杜師爺瞄了鬼谷子一眼，道：

「還沒睡？」

他似乎還沒注意到關山月是個陌生人，依着慣例的打着招呼，但，蘭姐就不同了，她是個風情萬種的女人，那雙眼珠子隨意亂飄下，倏然落在關山月的身上，讓這女人的心頭一震，暗中稱讚了一聲，眸光盯着關山月，拍拍杜師爺問道：

「老杜！這位是那組的兄弟？」

藥王谷已是神騎旅的一畝三分地，要混進來可不容易，蘭姐以爲能站在這裡和鬼谷子說話的除了自家兄弟，不可能是個外人，杜師爺一怔，這才留意到關山月，他看看關山月一眼，道：

「這位兄弟，你是……」

關山月淡淡地道：

「在下姓關！」

鬼谷子急忙道：

「杜師爺！他……」

杜師爺的臉色一寒，道：

「我在問他……」

蘭姐格格地道：

「老杜！別吓着人家，瞧瞧他那個小模樣，還眞討人歡喜，也許他是咱們自己的小兄弟……」

……」

杜師爺陰沉的道：

「不！這個人我眼生的很，谷裡的兄弟我都見過，就是沒見過這個人，小蘭，這幾天風聲很緊，大統領特別交待，要隨時注意陌生人！」

胡七的神情略異，突然道：

「老杜，這夠了吧！」

胡七的掌心裡托着五顆晶瑩閃顫的碩大珍珠，杜師爺的眼睛隨着睜大，而蘭姐更是愛的不得了，胡七和杜師爺早已建立起不凡的交往，杜師爺和蘭姐人人都得過胡七的好處，蘭姐是個很貪的女人，她立刻接過來，笑道：

「夠了！夠了！這些珍珠顆顆都那麼漂亮，漢子，我可收下了，人家表示了意思，咱們也得給人家方便，別問了，你就當他是自家兄弟！」

杜師爺拍了胡七道：

「我什麼也沒看見，你們聊！」

他還眞識相，拉着蘭姐的手緩緩離開這裡，胡七面上一絲不屑的笑意，低聲道：

「老杜是這裡唯一的小人，那個女人更不要臉，只要有銀子她啥事也幹，小關，這裡不是久

留之地，咱們還是換個地方！」

關山月苦笑道：

「七叔！咱們雖然打發了老杜，未必能打發了別人，你不覺得在咱們左右兩邊，有些不開眼的朋友早已守候在那裡了！」

胡七臉色蒼白的道：

「我怎麼沒有發覺？」

半空裡响起一聲冷笑道：

「你已老了，已經不是當年的醉八仙胡七哥了！」

醉八仙胡七哥這名字已離胡七太久遠了，三十年前的醉八仙胡七哥還是個二十剛出頭的毛頭小伙子，他有連喝七、八碗燒刀子的記錄而不醉，遂有醉八仙之名，如今，這名字重新被人提起，怎不令胡七暗中大惊，他的身子一陣哆嗦，佝僂的身子已昂了起來，道：

「誰？誰知道我醉八仙……」

藥王谷裡能一語道出他名字的人，一定是三十年前的舊識，他向發話處望去，只見那是個頭戴大毡帽的短小老漢，這老漢赤着雙足，腰裡插着把利斧，緩緩向胡七行來，而他身後正是帖霸和兩個素不相識的陰沉漢子。

胡七啊了一聲道：

「鐵脚龍白居英！」

三十年前子漠裡如果不識得鐵脚龍白居英，他就不配在大野裡闖名立萬，鐵脚龍白居英在神騎旅中穩坐十賢之內，胡七曾和他患過難、享過福，兩個人曾莫逆過，黃昏谷之後，兩個人俱不知生死，想不到今夜這個已失踪的硬漢子居然突然出現了，胡七暗中心惊，腦海裡開始思索當年那一夜的情景。

鐵脚龍白居英嘿嘿地道：

「人不死債不爛，想不到咱們這兩個冤家又碰面了，老七，兄弟所想的，如果武統領不請我來看看藥王谷的阿胡是不是當年的胡七，我們還眞見不着面呢！」

胡七一震道：

「那個姓武的已懷疑我了？」

鐵脚龍大笑道：

「怎麼？人家武統領是幹假的？你隱身在鬼谷先生身邊，鬼谷先生天天爲你醫心症，這事能瞞過武統領麼？武統領爲了不打草驚蛇，暗中早派人將你監視住了，你的行踪全落在我們眼裡，胡七，咱們是老兄弟了，你實話實說，咱們大頭頭是不是還健在？」

關山月心神一顫，鐵脚龍白居英說的大頭頭正是自己那個已近白痴的父親，他遠山涉水的跑來中土，爲的就是要找出當年傷父親的主凶，眼見胡七和鐵脚龍白居英全是父親的老部屬，怎不令這年青人暗中激動呢！

胡七冷笑道：

「你還關心咱們老把子的生死？」

鐵脚龍白居英嘿嘿地道：

「老七！你這話差了，咱們的老把子固然爲人太剛，但，畢竟是大家結義的大兄長，他生他死關係着咱們神騎旅今後的方針，我們必須要先弄個明白！」

胡七滿臉不屑的道：

「眞不要臉，想不到弄砸神騎旅，偷襲大擋頭的居然會有你，鐵脚龍，我眞看錯人了，還跟你兄弟一場！」

這幾句話一落在關山月耳裡，關山月臉上倏地濛上一層冷冷霜霜的殺氣，由這幾句話裡，他已斷定鐵脚龍已是凶手之一，今夙眞是不虛此行，瓦解神騎旅的原因，總算漸漸露出眉目，已有點點滴滴的蛛絲馬跡可尋。

鐵脚龍眉毛一揚道：

「我這個兄弟有那點配不上你，胡七，卽然咱們已不論兄弟之情，我鐵脚龍也就不客氣了，告訴我，你隱在藥王谷想幹什麼？」

胡七知道自己身份已瞞不下去了，道：

「我要查出誰出賣了神騎旅，誰又毀了大當家，神騎旅兄弟只要有一個不死，我相信都會跟我們有同樣的想法和作法！」

鐵脚龍面上一寒，道：

「我看不會是那麼單純，胡七，明人眼裡不說暗話，爲查出大當家的凶手是假，找尋神騎旅之寶是眞！」

胡七怒聲道：

「不錯！咱們神騎旅的藏金是給人吞了，但，我胡七還不是見財起義的人，鐵脚龍，你要是條漢子，就說出當年設計神騎旅的人是誰？」

鐵脚龍冷冷地道：

「你不配！胡七！今天你已落在我們手裡，我們所擔心的只有大當家一個人，說，他在那裡？」

胡七冷冷地道：

「我終於明白了，你們佔據藥王谷，就是要守株待兔，你們知道大當家的傷已重的非求鬼谷先生不可，也知道我有心症，除了先生的妙手神醫是活不了命的，鐵腳龍，我說的對麼？」

點點頭，鐵腳龍冷冷地道：

「這只是原因之一！」

胡七一怔道：

「還有別的原因？」

鐵腳龍嘿嘿地道：

「這原因你應當知道！」

胡七的神色剎那間大變，道：

「難道……難道……這裡就是……」

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來，但，鬼谷先生、帖霸和那兩條漢子却已凝神留意了，老實說，他們俱是神騎旅的後起之秀，對前人的那些恩恩怨怨並不了解，此刻，他們在兩個創立組合的前輩之前，聽聽過去那些往事也是件頗新鮮的事，何況，他們正說着組合的秘密——

誰也不願意出聲打擾，唯恐打斷了他倆的話語。

鐵腳龍冷沉的道：

「你了解的太多了，我無法再念過去的情份了，老組合的那檔子事不適合給新兄弟知道，今夜，我已證明了心中所想，當年的神騎旅除了你之外，就是大當家的還沒有死，不過，他活着跟死了差不多……」

胡七聞言怒聲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鐵腳龍大笑道：

「道理太簡單了，以大當家當年的脾氣，事隔這麼多年他會算了麼？別說咱們隱在藥王谷，即使是天之涯，海之角，他也有本事將我們挖出來，事隔這麼多年，他無聲無息，顯然是個廢人！」

這老小子眞不簡單，任何事情經過他的分析，都能切中時蔽，僅這份眼識也可看出此人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胡七大笑道：

「果然你能料事如神，聰明才智與當年一樣不含糊，兄弟，天算不如人算，大當家雖然暫時不宜出面，可是他還是派了人來！」

鐵腳龍的胸口彷彿被人硬踹了一腳似的，那張原本紅潤的臉忽然間變的蒼白了，他的呼吸驟

然間有些急促，急聲道：

「當家的派誰？難道當年黃昏谷中還有活口？胡七！說，誰還活着？」

胡七沒有立時答話，他只是暗中冷笑！

關山月却說話了，道：

「白叔！你不會記得我了！」

這句白叔，可將鐵脚龍白居英給叫楞了，他凝視着關山月半天，極想從關山月的臉上看出這年青人是誰？爲何會叫自己白叔，半响，他還是不認這個年青人，道：

「你認錯人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但願我錯認了你，當年的白六叔抱我溜馬逛街，買糖葫蘆給我吃，那你白叔是和靄可親，是溫和柔順的好漢子！」

鐵脚龍白居英大叫道：

「小關！」

那幾句話終於勾起了鐵脚龍白居英的片斷回憶，他終於想起當年那個毛孩子曾跟隨着東玩西逛，那時候關敏關大哥統馭神騎旅縱橫大野，自己還是跟隨大檔頭的小兄弟，這些當年往事，鐵脚龍終於想起來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

「不錯！我爹叫大關，你們封我爲小關，當年我還是個孩子，不懂你們兄弟間的事情，不過，我爹是給兄弟害了，給你們這批老兄弟賣了，小關不想批評長輩的是是非非，可是我爹的仇小關要討回來！」

鐵脚龍白居英猛地退了半步，他想不到當年那個小毛頭如今長的這麼健壯和剛強，更想不到他是替父尋仇來的？難道，關敏已把黃昏谷之事已告訴了這個孩子，他臉色有點酷冷的難看，道：

「小關！父執輩的事情你最好不要過問，當年的事都已過去了，白叔可以給你過下半輩子的榮華富貴，討房媳婦，永遠不要再問這件事！」

關山月大笑道：

「白叔！你也許還不了解我，在我來這裡之前，我在大野裡是憑着一個人長大的，我踏遍漠野中每處地方和角落，嘗試各種苦難和博鬥，爲的就是給爹一個安心的交待，你沒見過他老人家，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形……」

當他說了這些話時，他心裡在淌血，那畢竟是段頗爲辛酸的歷程，他記得自己和爹爹會面的

時候，父親除了那雙眼珠子能望着自己外，他老人家是啥事也不知了，面對着這樣一個人，對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說是件殘酷的事，他記得自己日夜的哭泣，每天都要餵飯餵菜的塡飽爹的肚子，還要替他清理那些屎尿，那段日子他活的好艱苦，他發誓，他一定要洗雪父親的仇恨，一定要那些逞凶的人付出代價，付出代價最好的本錢就是學武，若不是孤獨老人適時的伸出援手，他眞不知道日子該怎麼過下去，這些先前往事對關山月來說永遠也不會忘記，面對着父親的老兄弟，那些殘酷的日子尤其是特別明顯！

鐵脚龍長吸口氣，道：

「我那位兄長如今在那裡？」

關山月雙目有些潤濕，道：

「你眞想見他？還是想證明他的生死？白叔！我會帶你去見他老人家，不過，那要那些出賣我爹的凶手統統付出代價……」

他說的斬釘截鐵，誰也不能懷疑他的能力。

帖霸終於開口了，道：

「白前輩！他就是我說的那個人……」

鐵脚龍白居英沉聲道：

「我知道，他會是個令我們頭痛的人，帖霸！咱們神騎旅對敵友分的很清楚，他雖然是我老當家的兒子，但爲了整個組合，過去的那些情份，也只能不提它了。」

帖霸目露凶光的道：

「我明白！」

胡七怒聲道：

「老白！你在暗示些什麼？」

關山月冷冷地道：

「他要殺人滅口，這是他唯一可保護自己的方法，不過，憑當前神騎旅的實力，除非他們的武統領親自出手，否則，他們未必能佔着便宜！」

鐵脚龍哼地一聲道：

「你也太小看白叔了，帖霸！上官予、薄慶虎，這三個是我帶出來的小兄弟，他們已是目前神騎旅三組的主力，今夜，他們跟着我來這裡，道理很簡單，就是要毀滅掉你和胡七！」

關山月早注意帖霸身邊的兩個壯碩漢子了，上官予和薄慶虎在道上頗有名氣，他倆素以心狠手辣聞名，帖霸也是個不容易應付的人，面對着這幾個難纏的漢子，關山月心底裡得確沉甸甸的，更何況，藥王谷是神騎旅的地盤，尚有數百個兄弟守候在各地。

關山月沉聲道：

「白叔！這陣容不錯！看起來挺扎手的，不過小關不會替我爹丟人，即然敢伸手管這檔子事，就沒將眼前的凶險放在眼裡！」

胡七仰天一笑道：

「姓白的，我胡七也不再乎，這檔子事咱們總要攤在枱面上說，現在你告訴我，那個姓武的可是咱們當年組合裡的小武？」

這是關鍵，在博殺之前他必須先弄清楚。

鐵脚龍肅容的道：

「不錯！是小武！」

胡七嘿嘿地道：

「我料的果然不錯，設計大夥進黃昏谷，利用組合的弱點，栽殺我們的頂頭大哥，白居英、白居英，你是天良喪盡、目無紀綱，今天，我胡七雖然已是殘弱之身，但，憑着天地間的那份義氣，我也要爲大哥報仇！」

此人是血性漢子，但憑那口嚥不下的怒氣，已驟然出掌向鐵脚龍揮去，休看胡七年歲不小，功力尚是不錯，掌勢下，風聲如雷，雄勁有力。

鐵脚龍大笑道：

「你找死！胡七——」

他不但不閃不避，驀地運起單掌硬是接了過去，兩掌相觸立刻發出一聲大响，震的胡七倒退了三、四步，一個身子隨即顫抖起來，並且連聲咳嗽。

而鐵脚龍却紋風不動，屹立不搖的含出一絲冷笑。

胡七心底一涼，想不到二十餘年未見，鐵脚龍 巳居英的功力這麼深厚，想當年兩人猶在仲伯間，如今差距如是之大，他愈想愈生氣，怒聲道：

「我能殺一個算一個，姓白的，咱們拼了。」

他要拼了這條命，鬼谷子却不依，他了解胡七的生理狀況，如果胡七再運勁硬拼，他的心症定會突然發作，那時候就是大羅神仙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鬼谷先生移身擋在胡七的前面，道：

「老胡！別再動手了！」

關山月朝前踏出半步，道：

「七叔！這裡由我來處理！」

他雙目寒凜的一瞪鐵脚龍，道：

「白叔！我來討教——」

鐵脚龍嘿嘿地道：

「我鐵脚龍和晚輩動手就太沒面子了，薄慶虎是我教的功夫，如果你能贏過他，我自然會出手！」

薄慶虎對鐵脚龍白居英還眞恭順，他的話聲一落，薄慶虎已躍了出來，這個漢子的長相陰沉，一雙小眼裡泛射着一股凜利的殺機，一柄劍已隨着他的移身而抽了出來。

薄慶虎盯上關山月後，道：

「姓關的！出手吧！」

關山月不屑的道：

「帖霸！還有那位上官予朋友，何不一起上——」

帖霸仰天大笑道：

「關山月，你眞狂！」

上官予可不那麼客氣了，他的劍叮地一聲溜顫了出來，斜斜一指關山月冷冷地道：

「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了！」

這兩人同時出劍，帖霸倒沒有出手的意思，他想看看關山月如何應付這兩大劍手，在他想像中，薄慶虎和上官予同時出招，關山月不會佔半點便宜，他不了解關山月的功力，却十分了解上官予和薄慶虎的功夫，他們是神騎旅的精英，與他同列組長級殺手。

但——

就在他們動手之初，已有數道人影向這裡飛撲而來，關山月一眼就看出是吳浩天和吳浩雲兄弟，這兩兄弟已有七分酒意，領着十幾個手下已將這裡團團困了起來。

吳浩天人未至，已先喝道：

「人生眞是何處不相逢，我兄弟正愁無法找着你這雜碎，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門來，關山月，今夜如果讓你再跑了，我姓吳的就倒着寫！」

鐵脚龍眉頭一皺，道：

「老吳！這是幹什麼？」

吳浩天急忙拱手道：

「白老！你也在這裡，很好，這痞子將我老三幹了，這是殺兄弟之仇，誰也不准干涉，我吳浩天今天要活活劈了他，誰要是不准兄弟出手，姓吳的就跟誰翻臉！」

關山月淡淡地道：

「你們有興趣盡可跟他們一起上！」

吳浩雲嘿嘿地道：

「自然要上——」

這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吳浩天和吳浩雲想起自己兄弟讓關山月的天龍斬活活劈了，心裡那股恨火就不可抑止，他倆根本不理會薄慶虎和上官予的存在，已雙雙揮劍撲了過來。

關山月的手裡已洒出了那個玄妙的天龍斬，他迎着吳浩雲和吳浩天的冷劍，斜手飄出去那隻半弧形的天龍斬，旋轉激盪的天龍斬如閃顫在半空裡的幽魂，猛地向這兩兄弟砸去。

上官予眉頭一皺，道：

「薄兄！咱們是否也要出手？」

薄慶虎眼裡泛射着一股寒光，道：

「自然要上，咱們是要毀掉他，不是跟他比試功夫，在咱們這一畝三分地裡，咱們也不容許有人在這裡撒野，更何況，他是咱們組合必殺之人……」

上官予嘿嘿地道：

「好！上！」

這兩大劍手的動作決不比吳氏兄弟慢，兩人的身子如掠過半空裡的蒼鷹，自兩個不同角度中掠起，掄着兩條冷顫的劍光已攻向關山月。

關山月面臨這四大高手的圍襲，反而更沉着了，他的天龍斬運用自如，暫時封住吳氏兄弟的搶攻，而他的劍已神幻的抖出去，硬在半空裡劃個光弧，將上官予的劍首先擋在外面。

上官予的出手已夠快了，想不到關山月的劍更快，能在瞬間封住自己的劍，他心神一震道：

「好劍法！」

二十三

上官予的劍才縮了回來，薄慶虎的劍已如溜閃的煙花似的，自左邊橫着切了過來，關山月的身子像吹拂在空中的棉絮，已隨着自己的劍勢扭轉，恰如其分的避過薄慶虎這致命的一擊，那妙絕的身法，使所有的人都楞住了。

胡七啊了一聲道：

「好身手！」

鐵脚龍的心神却是快速的一沉，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二十餘年前的那個小毛頭孩子的功夫有這麼精湛，僅憑這一閃一移的身法，已不是通常高手所能辦到的，他心裡一駭，腦海裡疾快的忖思道：

「留不得！留不得！這個人非除不可——」

忖念方逝，關山月那隻盤旋在半空的天龍斬已向他身邊飛來，任何人想像中關山月一定會去接天龍斬再投將出去，那知關山月的騰躍身子根本不停，突然用揮舞的劍刃去擊那隻疾旋的天龍斬。

叮然一聲脆響過後——

天龍斬經過關山月的長劍一點，像是長了眼睛似的，陡地一個下墜，鳴地平空向撲過來的吳浩雲的身體撞去，吳浩雲和吳浩天本以爲這是個難得的空隙，乘關山月收回天龍斬的剎那撲殺關山月，誰知關山月根本不用手去接這個怪武器，而用劍那麼輕輕一點！

吳浩天目睹天龍斬平空射了吳浩雲，嚇得他魂飛胆魄的大叫道：

「兄弟，閃！」

時間是無情的殺手，天龍斬的速度太快了，吳浩雲根本還沒看清楚，它已嵌進他的半邊腦袋上，天龍斬敲在吳浩雲的腦袋上後，又彈射向身側邊向關山月攻來的薄慶虎，而關山月身形快速的決不比那隻天龍斬慢多少，他的劍擺脫了上官予而直攻吳浩天！

吳浩天吼道：

「兄弟！」

眼見自己兄弟又挨了重擊，他悲憤的連眼淚都迸出來了，急速的向腦漿四溢的吳浩雲撲落，而關山月的劍已如惡魔之手似的戮向他的肋下，吳浩天回身一劍厲聲道：

「我跟你拼了。」

拼了，他的道行還不夠，關山月那一劍根本不給他喘息的機會，他知道今夜，拼命只有死路

，殺一個少一個，他必須借這最有利的時刻予以對方這些人最大的痛擊，出手間決不留情，更不會給對方有絲毫脫命的機會。

那一劍眞狠眞利的戮進了他的肋下，深有八寸之深，鮮血和慘叫隨之而起，噴了滿地滿身，而關山月沒有絲毫停留的騰空又起！

吳浩天和吳浩雲全倒在血泊中，是死是生，已沒有去注意了，因爲藩慶虎和關山月的劍已交觸在一起，而上官予也感覺出那逼人的重大壓力……。

帖覇面色蒼白的道：

「他的身手居然這麼快速，手法這麼高明……。」

鐵脚龍目睹吳氏兄弟被殺的情形，當眞是胆顫心驚，他決沒有想到敵人之後有這麼高明的身手，不但殺了吳浩天和吳浩雲，憑藩慶虎和上官予的身手都無法阻遏住的殺機，上官予和藩慶虎的劍已夠犀利了，可是與關山月相較起來，總是差上那麼一點點。

鐵脚龍已沉聲道：

「帖覇，不管用什麼方法，咱們必須殺了他……」

帖覇一震道：

「可是，咱們……」

他自認自己是個漢子，要博殺也要光明磊落，對這種以多凌寡的作法實在不敢恭惟，而令帖覇最難過的是神騎旅標榜的俠義正直，講求磊落俠風，而今，人家不過是僅僅一個人即英雄式的宰了自己兩個絕頂高手，說出去已夠丟人了，再用人多勝少的方法纏鬥關山月一個，神騎旅豈不是丟人丟盡了。

鐵脚龍長劍一揮，道：

「怎麼？你不願意。」

帖覇正色道：

「不，我只是覺得咱們神騎旅的手段不夠光明。」

鐵脚龍嘿嘿地道：

「那要什麼光明？咱們只要毀掉他，掃除統領的心頭之患，這就夠了，如果你處處想要光明磊落，江湖這條路你永遠走不通……」

鐵脚龍這一番是非不分的說辭並沒有使帖覇心服口服，他忽然對神騎旅這種行徑有所不滿，道：

「白前輩，我對你這種論點不能苟同……」

胡七冷冷地道：

「他要是不這麼卑鄙，當年也不會出賣關大統領了，帖覇當年的神騎旅個個都是如你這般俠義……」

帖覇肅然的道：

「我敬佩的是英雄，景仰的是漢子，所以會加入神騎旅，是因爲對二十多年前的組合有一份崇高的敬意，白前輩，今天我失望了。」

鐵脚龍嘿嘿地道：

「背叛組合是要死的！」

帖覇大聲道：

「盲目的跟著組合走，盡違背天良道義的事情，如其那樣的活著不如死去還來的坦蕩……。」

這番話義正辭嚴，鬼谷子和胡七聳然動容，想不到帖覇甘冒叛幫之逆而暢言正義之聲，這種不畏生死，不畏強覇的鐵血漢子，正是當年神騎旅的鏗鏘聲色，胡七只覺熱血沸騰，彷彿又看見當年那種人強馬壯，豪情千雲的壯烈行色，他拍手大叫道：

「好，這才是神騎旅的兒郎……」

鐵脚龍面若死灰，道：

「帖覇，我平日待你不錯……」

帖覇似乎是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又道：

「那是私情，我承認也感激，但，事歸事，情歸情，我們不能混爲一談，前輩，我是個講原則的人！」

鐵脚龍呸地一聲道：

「媽的，這節骨眼上你跟我講這個！」

他有鐵脚之名，又加個「龍」字，脚上功夫自然是有一番不同的修爲，那雙脚不但有力，更是快速，話聲未落，已一脚踹在帖覇的肚子上，帖覇悶哼一聲，人已仰倒，胡七一拳揚出去，怒聲道：

「你這喪盡天良的東西，不但不認錯，還要傷害一個有正義感的義士，我胡七最看不慣這種人……。」

鐵脚龍急速一退，向旁邊的漢子喝道：

「拿下帖覇，幫規處置！」

四週俱是神騎旅的兄弟，聞言已蜂湧而上，將帖覇架了起來，帖覇並不反抗，任他們擒住。

這變化僅是眨眼間，關山月連殺兩人後，已面對着薄慶虎和上官予，這兩人心裏有數，知道

關山月有若出押的厲害，手中劍法決不是兩人能敵，碍於鐵脚龍白居英在旁，這兩個人盡量遊鬥而不拼命，他倆想耗掉關山月一點體力之後再設法搏殺！

帖覇被擒，立刻影響了薄慶虎和上官予的攻勢。

他們不在旁邊，自是無法了解內中情形，一看帖覇被踹一脚，頓時疑念叢生，僅這節骨眼，關山月的劍已穿向上官予的胸前，上官予睹狀大駭，急欲閃身，關山月左手握著的天龍斬已斜着掛出，居然將上官予閃移的身子劃了一道，鮮血從大腿間流了下來。

薄慶虎借機道：

「上官！」

他並不再撲關山月，反而扶起上官予，惡狠狠的瞪了關山月一眼，道：

「待會兒再討教！」

神騎旅那麼多兄弟在場，四個高手出來，死了兩個，一個掛彩，這顏面是丟盡了，他們俱長劍出鞘，已向關山月困了過來，顯然大夥已顧不了那麼多了……

關山月冷冷地道：

「白叔，這樣要死很多人！」

鐵脚龍大笑道：

「死幾個人又算什麼？只要能宰了你……」

胡七向前撲來道：

「小關，七叔賠你一塊死……」

關山月大笑道：

「咱們會夠本的，七叔，別顧我，你只要保護住自己就行了，我會給他們一個重擊，直到他們的武統領出面爲止……」

眞豪氣，也夠種。

突然！

遠處的小道上有二十餘條漢子持劍向這裡衝來，他們俱是彪形大漢，個個揮舞着刀劍向這裡硬闖，帶頭的是個光頭漢子，鐵脚龍看頭一皺，大聲道：

「是誰在那裏胡鬧！」

只聽一個漢子大聲道：

「殺手組的光頭劉，他聽說帖組長給拿了，領着兄弟就奔殺過來，帖組長這夥人跟他生死與共，如果不善加疏導，怕會……」

鐵脚龍哼地一聲道：

「公然叛幫，一律處死。」

他必須聲張組合的戒律，否則，組合就不像組合了。

光頭劉是個不怕死的漢子，人未至已大叫道：

「誰敢拿我們的組長，他媽的，誰要拿了組長，我們兄弟就跟誰動刀子，那怕是天皇老子也一樣。」

這夥人還眞橫，刀劍揮舞下，已衝進場中，鐵脚龍怒叱道：

「光頭，站住。」

光頭劉微微一楞，道：

「是白悉前輩，請問前輩，我組長犯了何罪？要你叫人拿下他，嗯。」

鐵脚龍叱道：

「住嘴，這裡沒有你插嘴的餘地，如果你們敢胡來，我會要你們道上付出代價，組合也不容許有叛逆之徒。」

光頭劉叫道：

「好，放了組長！」

鐵脚龍冷冷地道：

「他要受組合處份，這是——」

光頭劉大叫道：

「這不行，我們帖組長帶着我們爲組合拼命，大家出生入死所爲何來？你們今天妄加之罪，居然拿下帖組長，我們兄弟不服氣！」

鐵脚龍叱道：

「滾，否則格殺！」

光頭劉吼道：

「殺就殺吧，反正我們要帖——」

帖霸大聲道：

「光頭，你要陷我於不義……」

光頭劉只知道忠於帖霸，他是個粗人，從不計較自己生死，一聲大吼下，已衝向帖霸，那些架住帖霸的漢子平日對帖霸也很敬服，光頭劉這一衝來，他們借機放了帖霸，鐵脚龍眼見場面如此混亂，氣的跺脚道：

「你們通通該死。」

驀地裡——

半空裏響起一聲巨響，只見一道藍焰冲天而起，葯王谷所有組合裏的人全肅容的站在那裏，所有的兄弟都知道他們大統領來了。

十名黃衣漢子和十名紅衣漢子分列兩行向這裡行來，那位我統領在衆人擁簇下向這裡行來，他果然有點威風，年歲雖已不上，精神却抖擻的很，鐵脚龍恭聲道：

「統領！」

嗯，武統領雙目在場中一掃，道：

「聽說有人闖山……」

關山月淡淡地道：

「關山月倒不敢，不過能見著你武統領，那才是我來的眞正目的，神騎旅的兄弟我已見過幾位，也得罪了一些人，望你包涵……」

武統領的眉頭一皺，道：

「你殺了我兄弟！」

關山月冷冷地道：

「交手比武，難免會有失手。」

武統領雙目如電，在關山月身上瞄了幾眼，道：

「關敏是你爹！」

關山月大聲道：

「不錯，我爹是神騎旅的創始者，沒有他就沒有神騎旅，可惜，二十多年前他給自家兄弟陷了，武統領，我們沒見過面，不過我敢斷定，你必是我爹的手下，我想請教，他是怎麼死的……。

胡七嘿嘿地道：

「他是武鳴，武老二……」

武統領怒視了胡七一眼，道：

「住嘴，胡七，黃昏谷裡的漏網之魚，還妄想來葯王谷查出點名堂，我早發現你藏在鬼谷子身邊了，只是我不想動你，也不想打草驚蛇，只是在這裡等，看看黃昏谷之戰，那批老兄弟還有幾個能活著！」

胡七怒聲道：

「我早看出你的目的了，知道你在張網捕魚，可惜，那批兄弟能活著的不多，唯一算是活下來的就是關大哥和我了……」

鐵脚龍嘿嘿地道：

「還有我！」

胡七不屑的道：

「你不算，你們是陰謀者，是殺人的兇手……」

武統領恨聲道：

「胡七，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黃昏谷已饒了你一命，想不到你不但不珍惜自己，還處處要挖我的底，揭我的瘡疤，胡七，你非死不可……」

鐵脚龍怨毒的道：

「這些人通通要死，姓關的是故人之後，留不得，帖覇和這幫子兄弟想造反，更是留不得，武統領，這彷彿當年之事重演，咱們又要大開殺戒了！」

武統領沉聲道：

「慢着，我有話要問關敏的兒子……」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問吧，在恩恩怨怨沒有了結之前你盡管問。」

武統領凝重的道：

「我那個大哥可尚安在？」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在，活的還不錯。」

武統領臉色一緊，滿臉寒氣的道：

「他既然活著爲什麼不來看我，我武老二等了他近二十年，我要讓他看看，沒有他神騎旅一樣能組合起來，我要讓他知道天下還有比他強的人，你跟着他開始闖，他就自認是頭，兄弟們只是他的小卒子，嘿嘿……」

他愈說愈憤怒，心裏彷彿被壓制了很久似的，要知武老二在神騎中也是一把好手，除關敏穩坐大擋頭外，他已名列第二，但此人善妒，他親眼目睹神騎旅日日壯大，而自己始終屈就第二，他不甘心惟伏在關敏之下，他一定要當上頭，當上頭的唯一方式就是幹了他們的老大……。

關山月點頭道：

「我終於明白你爲什麼設計我爹了，你是個背信喪義的小人，爲了名利可以暗害和自己磕過響頭，插過香，喝過血酒的兄弟，江湖義氣，人間情義，你都置之何地？武老二，你還算是人麼？」

這番話淋漓盡至，鏗鏘有力，他那些手下個個聞言動容，甚而連鐵脚龍白居英都羞愧於心，武老二尷尬的一笑，嘿嘿地道：

「你要叫我武叔叔！」

關山月冷笑道：

「你不配，我爹沒有一個你這樣的兄弟！」

武老二冰冷的道：

「姓關的，囂張的過了頭，別忘了，你現在站在誰的一畝三分地，我只要一聲令下，我的人會踏平了整個蔪王谷，而你會讓他們踩成了細泥……」

關山月聞言大笑道：

「我敢來這裡就沒將生死放在眼裏，你雖有千萬人我獨往矣，武老二，我不怕……」

豪情千雲，令人激賞，光頭劉情不自禁的道：

「好漢子！」

武老二雙目一寒，道：

「誰說的？」

光頭劉是個有腸子的漢子，他雖然知道自己不該在這節骨眼上說錯了話，但，他硬是站出來，道：

「統領，我光頭劉是佩服他的勇氣和胆識，咱們武林中人，那個不佩服有種的漢子。」

歷史改寫他們在

武俠

歷史改寫武俠敬邀閣下

誠徵各類武俠文稿

本社即將開闢一個屬於「柳殘陽口味」的武俠天地專欄，很誠懇邀請您踴躍投稿，武俠小說，一經錄用，除給予稿酬外，並邀請您加入本社基本作家行列。

同時，在元月份起，本社即將推出柳大俠後代新作品，盼望各位讀者及有興趣投入武壇的朋友，賜稿參加。

若您有武俠作品，不拘筆路、風格，合成竭誠歡迎您投稿或洽談。

收稿處：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合成書局）
電話：五四一七五九七

合成出版部 啓

風雲傲節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著　　者：柳殘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耀榮）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416）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八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